孴經室續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揅經室續集

(一)

阮元著

本館據文選樓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孳經室續集自序

元四十餘歲。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竊不安。曰。此可當古人所謂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讀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謂文者此也。著文言說。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經史子區別之。曰。此古人所謂筆也。非文也。然除此則可謂之文者、亦罕矣。六十歲後。乃據此削去文字。秖名曰集而刻之。昭明選詩詩歸于文。讀尚書洛誥周公曰。成秩無文。始知詩之稱文自此始。著成秩無文解。又十數年。積若干篇。至七十六歲。予告歸田。以所積者、刻爲續集。不肯索序于人。秖于此自識數言、以明己意而已。前集所自守者。實事求是四字。此續者、雖亦實求其是。而無才可矜。無氣可使。無學可當考據之目。猷然退然。自命爲卑毋高論四字而已。

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節性齋老人阮元自識。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一　續一集經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釋閏
明堂圖說
孝經郊祀宗祀說
非禮餘說
大雅文王詩解
咸秩無文解
釋佞
釋來
左傳引康誥解
釋訓下篇

釋敬
雲南黑水圖解
中庸說
詩書古訓序
孝經先王卽文王說
六宗解
日有食之不宜有解
與曾勉士劍論日月爲易書
詩有馥其馨馥誤椒記
武進張氏諧聲譜序
齊侯鼜銘釋
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揅經室續一集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鄭康成本作僞）敬致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按此經文春十四字夏九字秋十三字冬十字有互文見義者有變文見義者有省文者不必定相齊比經文於夏秋著宅南宅西之字春冬不言宅東宅北秋則西字兩見春則東字一見夏則南字兩見冬無北字而兩著朔字夏言交言致冬言朔言易三時皆言平秩而冬獨言平仵元謂在朔易三字主合朔而即包日食言也東作南爲西成皆言測日躔發斂主中氣而言也作爲也僞同爲作爲皆造也言造厤法也成者言作爲既成也（今尚書作南訛乃東晉人所改漢尚書作南爲或作南僞僞與爲同故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南爲今本史記作南譌者後人因晉本作訛而遷就改之也）南僞者創爲此厤法於南方也（錢辛楣宮詹云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即爲字也元謂此姑勿論荀子言性之是非但以僞字而論是僞即爾雅作造爲也之爲而非詐僞之僞譌誤之譌明矣周禮遹相氏鄭注平秩南譌宋本作南僞此尤漢時作僞之據也蓋說文爲訓母猴象形初義也後人即假借爲作造之爲而或加亻旁成僞字此第二義也又訓爲詐僞之僞此第三義也後人祇知僞爲詐僞之僞而不知其本是作爲之爲故不得不妄改僞字爲譌爲訛矣說文有譌字訛乃俗造也）平秩者謂日躔分節氣而次弟出于東次弟交于南次弟入于西義和設儀

器測量。逐日刻記辯鄰之也。辯鄰之義。見于史記爾雅說文矣。平。辯也。見史記。又見爾雅。秩本作鄰。次弟也。說文豐部。鄰。古之次弟也。虞書曰平鄰東作。據此知尚書古文鄰與秩同。有次弟之義。大戴記。孔子言曆有順逆。順逆即南北朝言盈縮之法。亦即今西洋言高卑之法。二分二至漸爲次弟。一月有一月之盈縮次弟。一節有一節之高卑次弟。一日有一日之交易次弟。所以曰辯秩也。辯秩之法最古矣。又案平秩史記作便程。蓋秩之失聲與程之呈聲近也。詩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迭韓詩作臷。臷字不見于說文玉篇。說文祇有臷字。韓詩當是臷字也。說文大部之臷與秩迭程聲相近。故詩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臷臷大猷也。詩胡迭而微。亦言次弟更相食也。微者日月食之名。故詩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訓光隱匿。國語越語曰。日微者注。謂微者虧損薄食。是其義也。據此秩迭程臷相通之音訓。知東作西成南爲亦復兼測日月之食。不但朔易之專主測合朔日月食矣。非謂春耕秋穫也。如東作西成南僞。但言農事。則胡星務農。愚夫婦人皆能之。何用羲和遠出乎。農事別有稷官。豈羲和之職乎。亦豈羲仲但教春耕而不觀秋穫。和仲但司秋穫而不課春耕乎。且朔之極北。不生五穀。所謂朔易者。又何農穫可蓋藏乎。漢書王莽傳。以東作南僞四成等事爲農事。趙岐注孟子齊東野人引書。東作爲農事。是農事之文始于王莽。非始晉孔傳。又案尚書大傳。雖列堯典之東西南北。然但言其方位而已。未嘗言作成二字。是農事也。朔易二字。伏傳史記皆作伏物。物乃朔字。朔朔篆相近之訛。伏當如五星伏逆參則伏之伏。伏朔者月伏于朔也。何以明平在朔易之爲主合朔言日食也。朔者月死盡而未初生。與日但同經度相近而不同緯度。則爲合朔。若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日月人目三者相直。則必日食。日爲月食。以臣迕君之象。近莫甚焉。近本遝字。後世遝字行而近字廢。見說文。遝迕也。遇也。此朔字造字从近之初意。若解字當云朔从月从近。近亦聲。月遝食日之日也。許氏說月一日始蘇。此後義也。月至

三日始生明若朔日同在緯度即使子時合朔亥時亦祇相離十二度斷不能蘇生明也又案古人既造從干從月之朔字即造從亡月壬之望字專言日與月相對望也望者月亡即言月食也日爲地隔月不得光有亡象焉月食未有不在望者且望從壬凡壬廷皆有對直之義故爾雅曰頲廷直也此與朔義相並至於人之望人乃因日月相望之初義而生爲第二義望朢二字皆可假借爲用不必定分望字爲人之望人曲以出亡在外望其還之義說文所解非初義也蓍唐虞以前造厤時本有定朔定氣原非平朔平氣因日月食定在初一月半而特造朔望二字即以爲初一月半之定名夏商後羲和失職食不定在朔望故周漢之間解字者不敢以食義專屬于朔望而別生始蘇出亡之義矣且後世厤法不密以致前後失朔尚造朓朒兩字古人于日有食之不宜有有字尚从月得義又何疑于朔望之不專造朏字爲日月食之初義哉但言察朔于北而不言察望于南者朔定而望亦定也蓋合朔時刻雖不定何方而堯命和叔專司合朔者則在北方故書曰宅朔方爾雅曰朔北方也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經不曰北易而曰朔易明是特著此字從日月起義而以四方爲後起之義也朔之曰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也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爲易似即古尚書說專指朔易之易非周易之易人目在下日在月上見其交易也故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日月食非朔望不定朔望亦非日月食不定東西南北里差時差交會高下亦非日月食不能同定於一日之間故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此三言直接堯舜以上厤法蓋非蝕即非朔不朔即不蝕因蝕造字因蝕定名倉頡之學與羲和同也春秋日食不在朔無論矣自漢至隋二百九十三食而非朔者八十三唐五代一百一十食而非朔者三自一行以後始有定準蓋倉頡之時日食必朔定朔定氣其法本密故用日月食之義皆造朔望二字堯舜時日食不能定于朔堯舜豈不對此朔望二字而有愧哉夏以後羲和失職至漢皆踈隋唐至宋元又漸密以至于今最密如堯舜之時不曰

平秩曰平在者爾雅曰在察也此在卽在璿璣玉衡之在義比平秩尤專重也是此四段共四十六字皆言天象實測造厤之法亦卽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辯驗之法交食之驗有食分深淺有加時早晚有起復方位此非四方極遠設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較而準驗萬世天算皆始於此也唐開元元至元我朝康熙皆分地實測之最遠而準者豈唐虞之日月星辰遠近交會不及於此東南西由日躔發斂辯秩之而得中氣之盈由中氣以按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數辯仜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按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卽幷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曰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繹此句則知堯時本是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非如春秋時歸餘于終及秦漢皆用平朔平氣否則朔字望字何致必以日月食之義造之閏月所置何以不曰定歲終而曰定四時也是故堯時有定朔定氣原難臆知而由造朔望二字及以閏月定四時句繹之則古密周疎斷斷然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會天位鄭康成引尚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以爲序事會位之注此鄭氏書注未以東作南僞西成朔易屬農事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似與鄭氏意合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卽日月食也所與尚書不同者厤法在周爲因故不過辯其序事志其變動而已若羲和則是創造曆法之祖故曰作爲成朔也嵎夷暘谷昧谷幽都自是地名南交則其初本非地名所謂南交者亦以夏之日行交出於赤道之極北二十三度半確爲中

國極南致止之處。因此起名義也。交阯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午表無北影。阯同止同趾。其始雖非以地名起義。然後人因此即定爲地名。交阯日南交州。皆沿其義而名之也。蓋曰夏至之日。交極北止於此南地也。猶朔字但因上古專司日月合朔在北。而虞夏時即名北爲朔方也。禹貢曰朔南暨。黃赤二道。隨節氣以成交。距月與日會。皆有交道。日月食由于有二交。而今特著南交者。蓋專言夏至日永之黃赤道交以定極南致止之位也。平秩南爲者。言辯次南方之日纏。及日月之交。而造厤法也。敬致者。即周禮冬夏致日孟子可坐而致之致。此言測夏至之日表。景至短。北來止此也。冬則與此相反而相比。可省文矣。虞夏書備言置閏渾天。即璣七政中星諸法。不應于定朔日食之法。竟不一言及之。不知古聖人以日月食爲災異。恐懼修省。然其食也。本有一定之纏度。雖有一定之纏度。而天象示變之時。亦適與人事相應。聖人知之而不詳言之。惟包其事于秩在之中。而以朔易二字寓其法。故唐虞羲和之道。于後世之法。無所不包。若天算不密。食不在朔。而以爲異。或知食有一定。而不懼天象之變。皆非也。詩曰。十月之交。此交亦言日月交距。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不第此也。凡造字皆有初義。其字見于何代。則其義即起于此代之前。朔望有三字。固顯然義起于唐虞之前矣。又

如蝕字亦見于虞夏書矣。說文曰。蝕日頗見也。既、小食也。然則此蝕字从既。亦專爲日食而造。言日爲月食偏見不全也。从旦者、卽今卯時帶食半見也。有字蝕字。皆日月食造字之初義也。有缺在下。汝羲蝕和。乃假借字用之也。然則許叔重解朔望二字。爲以曲爲始蘇廷臣之說耶。曰周漢以日食爲變異。漢時尤因此多所省譴。故叔重反收朓朒二字與倘書五行傳合。而不能言朔有定也。又霸爲月霸。霸與魄同。月全魄乃晦。漢書律曆志曰。死魄朔也。凡由晦而朔。卽爲改革之象。霸从革得音。且得義。故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周易六十四卦。獨以治曆明時明之革者。豈非以堯舜治曆定四時日月食。皆以朔易月霸爲本歟。易曰革已日乃孚。繇謂已者改也。改从已得音得義。革者改也。此已日乃孚之已。猶通借爲戊己之己。故六二曰已日乃革之。而九四則直著之曰有孚改命矣。改命卽湯武革命也。改从已。變从內。革改變皆一聲之轉。故孟子曰。日月之食。其變也。

是詩也。可以明虞書交朔之義矣。此解乃元多年蓄念。未著于書。甲申歲貼此經試學海堂多士。無見及此者。乙酉歲白露節雨足秋涼。始筆之爲篇。

釋閏

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案此門皆明堂之門也。虞夏以來之古禮也。然此惟月朔行朔禮時暫居之。暫立之。以終一月之政事耳。若竟謂常居之常立之以終一月。無論郊外明堂非王者常居之地。卽城內路寢。亦斷無居門終月之事。未可以辭害義也。（卽居青陽左个總章右个等皆謂暫居行朔禮也。明堂分東西南北十二堂个。當於何月後置閏。王卽當以其方之門居之立之。明堂之法與厥法相關也。周禮惟言閏月王居門中。而不言十二月所居者。已括于頒告朔一句之中。）鄭氏注此曰。於文。句王在門

謂之閏。許氏說文。收閏字於王部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卽明堂）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案此許鄭之說。皆是堯舜以前之古說。元著明堂論。由周明堂月令溯至黃帝神農。或疑明堂月令。乃秦呂氏之說。卽使周有此制。而堯舜以前未必卽有十二堂个之制。非也。禮逸篇王居明堂禮。鄭氏康成以爲殷禮。引之以注月令。可見王居堂个門皆上古之制。且管子尸子呂覽淮南子等書。或不可據。尚書虞書。亦不可據乎。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閏字始見於此。此明明是王居門中之字會意。確無可疑。若唐虞以前。不以無中氣之月置閏。又無明堂王居門中之制。曷爲倉頡已造此王居門中之字乎。故唐虞以前明堂堂个之制不可考。而可據閏之一字以定之。況虞書所謂賓于四門闢四門者。舍明堂更以何門當之。是故虞夏書內。字字皆可考據。卽一閏字。而古厤法明堂之制皆明矣。（余著堯典東作南爲四成朔易考。已言及堯舜時本有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矣。以此證之。更合矣。余著明堂論。已言郊外明堂與城內路寢有別矣。以此證之。更合矣。）黃帝之時。豈不知或主節氣。或主月朔。二者皆可以授民時乎。黃帝堯舜則主十二月朔爲歲。以無中氣之月置閏成歲者。彼時羲仲羲叔和仲三家。必有建議。欲以節氣爲歲。不主朔閏者。堯則考古法而合氣與朔。以定之。又合羲和四家之法而斷之。曉諭之。以爲但主辨秩節氣爲歲。不置閏。不便于授民時也。必須主平在朔易。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朔定于月。閏定于朔。始明白使民共見也。今時大小四洋法。皆主節氣爲歲。而不置閏月。唐時九執厤已如此。今廣東澳門夷人皆以冬至第七日爲元旦。行賀禮。昔宣城梅氏謂和仲宅西之法。晴人子弟。流入西夷。宣其然矣。

明堂圖說

明堂異名同實。及上古中古之分。元于己未歲以前已著論明之矣。歲庚寅。學海堂經解刻成。復取近代諸家之說。而驗其圖。皆未能確也。依月令當有八个。而考工記惟有五室。斷不相合。戴氏乃除太室而以四室置之外四隅。卽名之爲个而共互之。謂明堂之左个。卽青陽之右个。總章之右个。卽玄堂之左个。其說過巧。竊有未安。且卽如其說。而四隅丈尺。猶于經文有不能相合之處。元乃別爲圖。移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接之。如此則與經文丈尺合。室爲室。个爲个。不相假借。且于上圓下方重屋之制亦合。卽匠人據此築基構木而造之。亦必能成之。非紙上空談也。爰更分析爲十說幷圖以明之。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經文明白可據。當從此以起度數。東西九筵者。八丈一尺也。（周尺約當今尺六寸強。八丈一尺六折算當今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筵者。六丈三尺也。（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

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城內廟寢。亦襲此名曰明堂。然惟向南一面耳。而郊外明堂則四面四堂。若云五室全在此南面一堂九七筵之中。而無三堂。

則行諸大禮斷不能容斷無是事也南堂定而三堂亦定矣舉一反三也

今定爲收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相接之何所据乎此於經文無顯据惟使堂成爲堂廟成爲廟个成爲个室成爲室在四方則可成王居之禮在中央則可成祼禮之禮亦可成重屋之制耳五室主五行似當置室于堂之正中然正中則爲太廟四太廟之後共以中央太室爲室而四隅四室鄭氏注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者古說如此故四堂名總章赤與白謂之章白金與赤火合不與水合故金室在西南餘室類此

鐘鼎文每有作此形者古鐘鼎銘每曰王格太室此形卽四堂背五室之形也

每室四戶兩夾囱乃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白盛之文成伯璵禮記外傳衍之爲每室四達一室八窗之說大戴衍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之說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不合也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讀考工世室四旁兩夾爲句窗白盛爲句此爲特識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元更謂窗者凡四面不明之處皆加窗至于當用幾十窗不能臆斷白盛者盛義如城如防此言四面皆用牆如城如防而白之且多用窗也釋名曰城者盛也爾雅曰山如防者盛是其義也

五室之制奈何按四方之堂寬皆九筵此四堂之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斗堂之南青陽之西距

總章之東。皆九筵也。以此方九筵之地爲太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筵。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于露處之地。可名爲室也。然則奈何曰。此五室皆當在重屋圓蓋之下。若于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木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如圖中〇者。卽柱礎處。楚辭天問。淮南子。皆有八柱之說。則可上載圓屋幷遮五室矣。

重屋上圓下方之制奈何。按重屋見于考工記。上圓下方見于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筵之地。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圓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筵爲大。乃不霤雨水于五室也。九筵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于圓屋之下。方屋（卽四堂之背）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納光也。其每一方屋。皆有四阿。（前阿水外霤。後阿水內霤。內流在堂背與室之間。必有溝水出四角。此最古最大之中霤。）而圓蓋之霤。又流于四方堂屋之上也。此乃大概爲說耳。假使匠人爲之。卽可合丈尺而成之。（堂崇一筵。加以堂之棟宇重屋圓蓋之高約須通高今尺六丈有餘。四堂縱橫。方今尺二十丈四尺六寸。）至于立柱。立牆。梁。棟。楹。戶。窗。諸制。古匠不傳。難臆撰。然逸周書之四阿復格重亢。非卽內階旅楹隄唐山牆等制甚詳。知古時匠氏必有構造之

法。今雖不可考。但使今匠爲之。必有暗合古法者。何也。大段不錯。小處不妨以意匠定之也。即如逸周書有旅楹之制。考五室重屋四堂八个。非多楹不能成之。旅者衆也。陳也。衆楹陳列于四方內外也。詩殷武。旅楹有閑。襄其名也。又逸周書有隧唐山牆之制。今定白盛爲牆者。釋名。城。盛也。盛民。雅山如防者。盛。注曰。隧防。檀弓鄭注曰。防形旁殺平上而長。是也。明堂之牆。如何築造。經雖無明文。然由此可知四堂之背。周圍有牆。四堂左右。亦皆有牆。如防如城。特有窗戶四達。通明通路耳。明堂位。達鄉。鄉。即窗也。唐與牆同。廣雅。釋宮曰。隧。隄防也。逸周書有內階之制。今考九階皆在四外。若由堂入室。平行則無階矣。曷爲有內階也。意明堂亦如觀禮壇制有三成也。或者堂一成。由太廟入至四室之地爲二成。由四室之地入至太室爲三成。是以公玉帶明堂圖內有昆侖之名。爾雅曰。三成爲昆侖。邱是也。逸周書有復格之制。說文。格。木長貌。復格者。其五室重屋八柱四柱之長者。兩層相復乎。逸周書有重亢之制。亢與抗同。高舉抗拒也。意爲重屋中有兩重樸木在各柱之間者。高舉抗拒乎。逸周書有重郎之制。郎與廊同。或堂與室有兩重廡乎。又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又有蒿宮之名。云周德蒿茂大以爲宮柱。學者咸其誤。是也。但蒿柱誠誤。而蒿宮之名。則有自來。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書郊或爲蒿。杜子春云。蒿讀爲郊。亭蒿地即郊地也。曰蒿地者。猶萊田也。明堂曰蒿宮者。猶之曰郊宮也。宮宜在城內。今在郊。故曰郊宮。郊宮即蒿宮也。乃求其解而不得。遂爲蒿可爲柱之說。此皆秦時迂儒博士之所爲。無怪玲瓏記更斷爲十丈。神蓬之說矣。然若因此咸蒿宮二字之名亦誕。則又非矣。

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述中霤云。古初有宮室時。不過爲窟然之物。以覆于上。當如車蓋。或如今之蒙古包。如無柄傘。即古棟宇之遺象。古者明堂圜其上以法天。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圜其上者歟。此說明堂上圜下方之象最合。然則太室重屋者最古。最大之中霤之制也。清廟者。太室也。若爲圜屋出于四堂之上。則蓋茅茨稾禮亦宜之。四堂用瓦爲宜矣。

个之義奈何案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卽作介个介相同卽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考工記梓人爲侯侯有上兩个下兩个亦皆具旁夾之形卽廟寢之東西廂東西夾也左傳昭公四年使置饋于个而退是非明堂尙可襲名稱个何況明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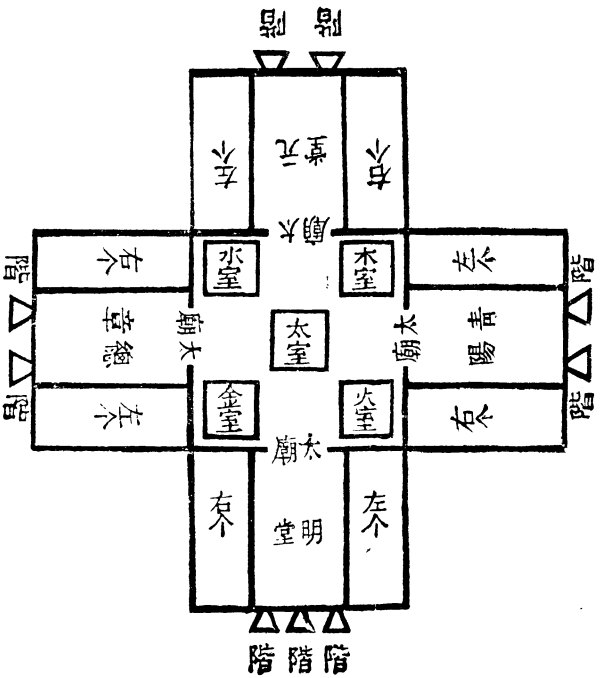
戴氏震曰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此說則甚合其圖之所以丈尺不合者何也按其圖直以明堂之東西九筵分爲三以其中爲明堂太廟以東爲明堂左个卽青陽右个以西爲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四面皆如此如此則與經文室二筵三字不合矣何也以明堂三分之一當一室則明堂左室應寬三筵深七筵無論與室二筵寬深之數顯然不合且是長方之形若以明堂爲主則此室向南者寬三筵向西者寬七筵若以青陽爲主則此室向東者寬三筵向南者寬七筵何所適從乎且中央容太室之地丈尺亦同不能定矣

汪氏中述學之圖謂明堂祗一面向南之堂無東西北三面之堂以月令爲誕妄不經非也閏月王居門中見於周禮豈十二月反不著王所居禮逸篇有王居明堂禮之名此篇必在漢書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今皆亡矣呂氏大戴所采古禮必本于此餘詳余釋閏篇中若然者則無論九筵七筵尙不抵今大府之大堂豈成鉅制試思九階當如何安置且其圖分九筵爲五而平列五堂以五室居五堂之後乃經文室二筵五室當有十筵室比堂多一筵斷不能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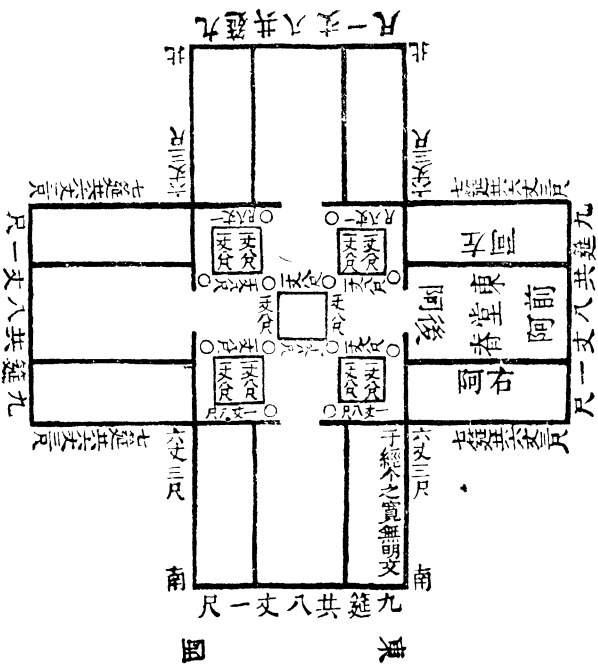
王平日所居聽政之路寢曰明堂者。此地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襲其名也。郊外明堂。卽月令之明堂。有四堂八个重屋五室。非城內廟寢也。洛誥周公之明堂。卽此制也。近代汪氏中述學金氏榜禮箋。皆以覲禮後半段覲諸侯之地。秖有門壇無屋。遂謂明堂屋爲妄。非也。洛邑周公之明堂。非壇乃屋也。孝經宗祀明堂之宗。从宀。無論矣。禮古文亦加宀。周書曰。王八太室祼。使無屋室。王安所入。覲禮後段爲門爲壇祀方明者。此乃王巡狩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卽東巡岱宗之明堂亦必有屋若無屋而惟有壇齊王何由欲毀之自古惟聞明堂茶聞明壇況考工記匠人所記之明堂。確爲王都郊外之明堂。未可以城內廟寢當之。無論逸周書明言明堂四阿。左氏傳言清廟茅屋。顯有屋室。皆在郊外。不能指爲城內廟寢。卽考工明言明堂度九尺之筵室二筵矣。復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矣。明此度几之室與度筵之室不同。几爲城中路寢之室。筵爲郊外明堂之室也。儀禮覲禮。自篇首至于饗禮乃歸此前段乃諸侯覲天子于王都之正禮常禮也。且歸則歸矣。曷又祀方明乎。其後段自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壇朝日祀方明以下。別爲一事。乃天子出巡方岳及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是以秖立門壇。全無堂室。成王盟岐陽置茅蕝。晉侯覲踐土作王宮。皆其事也。國語晉語曰。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蕝。設望表。說文引作致茅蒩表。坐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盟于踐土。朝于王所。晉侯作王宮于踐土。出入三覲。此冬覲禮。當用覲禮後段門壇之禮。後段之禮。爲此等事而設

也。方明之事。惟有此等覲禮行之。朝日之後。反祀方明。義主盟誓有如此日月山川也。否則堂堂王都。巍巍明堂。及至大祀之時。秖憑四尺之方明木乎。然則此門壇者茅菹之意也。又鄭氏覲禮注後段。謂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後段門壇謂時會殷同也。此亦有誤。城內之廟。或一二國諸侯來覲。則于此行前段之禮。若時會殷同。應在近郊者。則于明堂行之。卽周公明堂位之禮也。此禮無方明。若會盟於遠地及巡方岳不定何地。始用後段門壇方明之禮。必非王在京城近郊之禮也。後段言拜日于東門外者。此門乃壇之東門。非京師之東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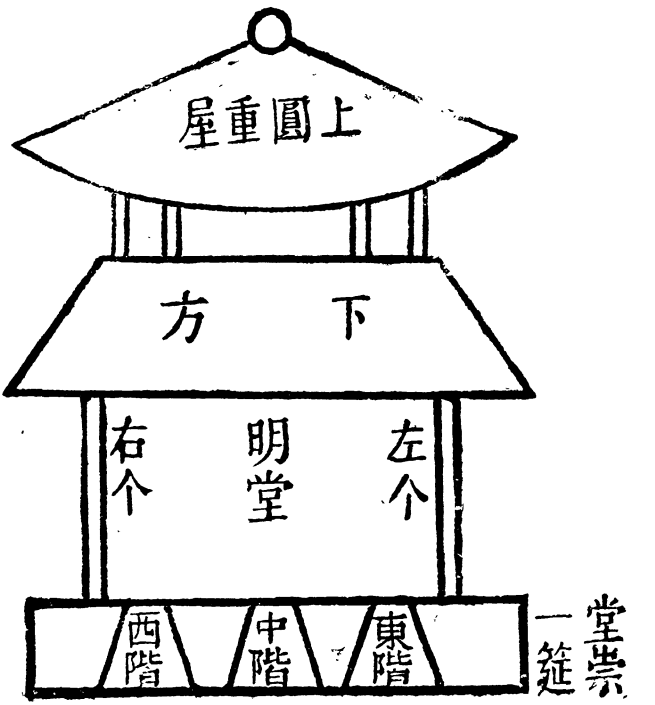
今定四面堂个廟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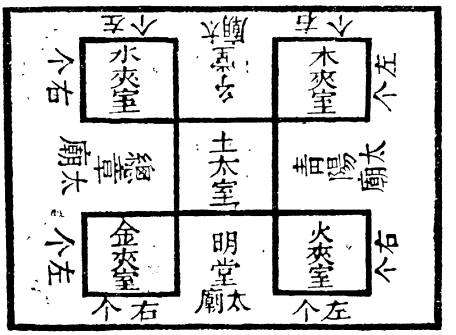
今定堂个室丈尺之圖


凡一丈八共延九
北
三丈六尺
九丈共延八丈一尺
西左
前阿
後阿
右阿
六丈三尺
南
子經本之實無明文
東
九延共八丈一尺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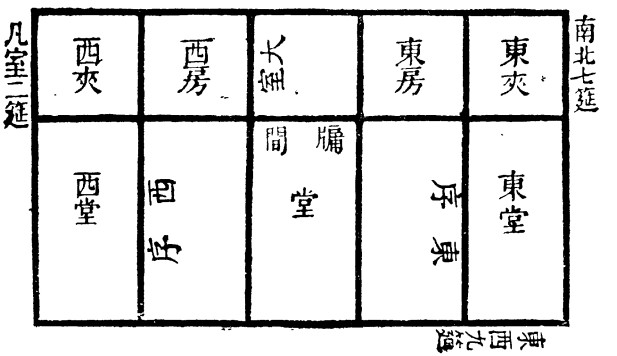
今定上圓下方重屋圖



戴氏明堂舊圖



汪氏明堂五室圖



孝經郊祀宗祀說

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誥洛誥多士也。乃讀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毖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囚之。未能和睦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末受命也。末無也。況成王又幼有家難哉。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用陟配天之殷禮。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即不能定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即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即用二牛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即孝經之郊祀配天也。于是始爲周基受天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成。尚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于是周公仵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之宗禮。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

功宗之禮。卽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多祭文王武王。但二辟。不祀上帝。又入明堂太室禘王賓亦成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文武。而未祀天于郊。祀上帝于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此義久蓄于心。未筆於書。因福補疏孝經。于此事引證繁複。囿于舊說。不徹經義。是以說此敎之。至于各經可推明此說者。命福引證之。

尙書洛誥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

多方曰。爾乃迪屢不靜。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

福案。此諸侯尙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尙書疏及之。而經義述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敉公功爲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卽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弟一未字指四方亂定。弟二未字指克敉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于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卽克敉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

意矣。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尚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

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

洛誥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敉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汭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宗功作元祀是也

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

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

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即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迄用有成者。卽克敉宗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繹詩書各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繹詩文王七章。則全是在鎬而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淸廟之多士。卽尙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卽惇宗將禮之將。肇禋。卽肇稱殷禮初基也。淸廟。卽明堂維淸卽淸廟也。多士曰。臣我多遜。又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傳訓宗禮爲尊禮。殊空也。

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禋。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塋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當專訓爲始。猶詩訪落之落。卽洛誥之洛加艸爲落。從洛起義。義不專于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謂肇者。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末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前郊不言騂。是白牡明矣。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福案據此可見鎬京武王未率四海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尚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

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

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閒字家大人云文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尚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後儒於此略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於洛誥卽多方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蔀五十五年甲申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歷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尚書監五祀經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

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各日月悉合。然亦未知啟五祀卽居攝五年。此漢以來未發之義也。

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洛誥曰。乃單文祖德。

福案。此兩文祖。卽虞書受終于文祖之文祖。後人解爲文王祖德。失之矣。蓋周之明堂。卽唐虞之文祖。史記堯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書注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卽此義也。蓋居攝五年作洛誥時。尙未立明堂之名。猶沿古文祖之名。至六七年制禮之後。始有明堂之名也。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又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此亦郊祀宗祀之古義也。

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明堂已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也。

宗禮餘說

余既爲孝經宗祀即尚書宗禮之說矣。餘意未盡。茲復著之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从示。倉頡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即郊也。禋于六宗。即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六宗也。若以至于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憲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宗祭必燔柴。故又特造柴字。燔柴必有煙。煙从火堊聲籀文薆从宀。堊古文。此皆與禋字同義。故禋以柴煙爲初義。絜精爲後義也。故禋之籀文又作鞮矣。周公在洛。所以擬唐虞文祖。造成宗祀之屋。以嚴父配天帝也。明堂宀內祀五帝。即以文王配五帝。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帝。同一燔柴。而宗祀天與后稷配天異者。郊無宀。宗有宀。此爲分別也。周公初成明堂。祗以文王配天而不及武王。至五年冬。成王始來洛烝祭歲。禋祀文武用兩騂。入明堂太室祼。而不祀天帝。此又其分別也。武王殺紂。不如湯放桀。未盡善也。故義士殷民多方多士不服。未能受命。此不必爲武王諱。周公攝政。若不來洛踐阼。親行宗禮以收天下之心。則天下必不保。爲文武成王之天下。此不必爲周公諱。惟周公毅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且克救宗禮之後。始名宗曰明堂。（福案周公營洛邑時。一則曰乃單文祖德。再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一則曰宗禮。再則

曰宗不似孝經直曰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此年周公尚未敢作禮樂未敢改立明堂之名不得不稱古名于諸侯多士之前後人因不知此即明堂而忽略宗字也考工記曰周人明堂此周公歸政後之名也制禮作樂歸政成王退就臣位此所以爲孔子所心悅誠服者也豈新莽所能假託萬一哉蓋周公乃文王之子義士殷民心服后稷又心服文王服文王即服周公是以臣我監五祀攸服奔走臣我宗多遜故周公探其心之所素服者而收其心多方多士之心既收然後歸政于成王然後義士殷民亦不再反覆矣否則周公不踐阼于洛不救宗禮多方多士義士殷民曰殺我天子者武王也成王武王幼子也能西東南北無思不服哉迂儒既諱周公之踐阼復飾武王以受命進退無據皆非也

大雅文王詩解

余已謂大雅文王之詩皆周公宗祀明堂以後之事今福載入孝經疏矣惟說詩之義未顯傳箋亦有誤解茲復解示之曰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之建邦雖舊迨宗祀明堂基命定命之後天命又新非言新于文王在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說非此周公所以示成王及周士殷士之詩也亹亹文

王、令聞不已者、亦言文王令聞至宗祀時猶不已、非生前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言文王穆穆陟降、祭者敬其庭止也。周士與文王孫子能同百世、故文王在天亦寧也。不但多周士、而又有殷士祼將于京、此指宗祀明堂臣多遜之後、又至鎬京助祭也。王之藎臣、此王指成王藎臣、兼周士殷士言之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言明堂本是殷禮、殷本宗祀先王配上帝、惟因喪師、故今周文王在明堂配上帝也。儀型文王、萬邦作孚、言宗禮克敉、惟以文王之德爲儀刑、萬邦始心服、萬邦心服、始可謂之新受天命也。且上天之載、雖無聲無臭之可尋、然在帝左右之文王、其儀刑萬方作孚、則赫赫在上、故曰於昭于天、首尾相應也。此文王之詩七章大義、必合孝經尚書明堂宗禮之義觀之、始大明白也。（此詩不及武王一字、伐商之事、別以大明之詩述之、其旨微矣。）

咸秩無文解

書洛誥曰、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兩言無文者、謂無詩也。古人稱詩之入樂者曰文、故子夏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趙岐曰、文詩之文章、然則周公祀明堂之時、但秩序祀禮仍用殷禮、而樂則殷樂詩不可用、周樂詩又未敢遽作、故曰咸秩無文

也。周頌及文王之什等詩。皆周公祀明堂歸政後在鎬京所作也。

釋佞

虞夏書無佞字。祇有壬字。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是也。故爾雅曰。允任壬佞也。此佞字當訓材巧。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从仁。更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倉頡所造。虞夏商書三頌易卦爻辭。皆無仁字。仁字始見於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故佞與仁相近。尚不甚相反。周之初尚有用仁字以寄佞義者。不似周末甚多分別也。論語。雍也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尚欲相兼。不知其仁。始言佞異於仁。鮮矣仁。非絕無仁。猶之孔壬異於不孔之壬也。說文。佞巧諂高材也。从女仁聲。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左氏作佞夫。公羊作年夫。國語晉語。佞之見佞。果褻其田。皆仁聲之證也。段氏謂小徐从仁聲。是也。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韋又一義。禦口給又一義。屬文時當用何義。則可以何義釋之。書金縢曰。予仁若考者。言予旦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即佞也。佞从仁得聲而義隨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當用佞。金縢之以佞爲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孔子謂祝鮀之佞。治宗廟。即金縢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也。所以金縢借仁代佞。可省女字也。金縢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史記。以王發代元孫二字。訓若爲如。此言武王不如周公也。上文曰予仁若考。此考字當指文王。若亦當訓爲如。言周

公如文王也。此五句文勢相同。一正一反。緊相對屬。不應下若字訓爲如。上若字訓爲順也。不應不若旦有所指之人。若考無所指之人也。訓上若爲順。則與下不若旦戾異矣。史記魯世家。明明以旦巧二字代予仁二字。此巧字卽訓金縢仁字。仁讀爲佞。佞卽巧也。非可以金縢考字越仁若二字代巧字也。巧與考本可假借。但此處考字實指文王。非巧字之假借。江氏聲尚書集注。以巧字抵考字而訓之。又知經中仁若二字無著。遂謂仁若二字爲衍。非也。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讒口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佞屬之周公矣。且古人每謙言不佞者。皆謙不高材不仁巧也。左傳成十三年。寡人不佞。成十六年。諸臣不佞。昭二十年。臣不佞。國語。寡君不佞。晉語。吾不佞。皆劉才。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喜口讒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讒不口給之君子乎。是故解文字者。當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別觀之。虞夏時尙無仁字。何有佞字。惟有壬字任字耳。其言壬任者。乃巧言令色之人。自謂能堪重事。而績終不成。其惡在力不能任。而以巧言令色妄任之。遍考羣經壬字任字無惡訓。孟子尙以爲伊尹之聖矣。孔壬者。其自負任也。而雖任人者不輕易用自任之人也。爾雅之允任壬佞也。此佞字尙是周初高材之義。非惡義。使允爲惡。則堯舜允元又將何說。乃漢人說尙書者。一概以周末之佞義。釋虞夏周初之壬任字。恐非也。又詩曾矣能言。巧言如流。左傳叔向引此語師曠爲能言之君子。叔向說詩。與周末異。亦此義也。

釋來

來者麥也。象形。自當以麥爲本義。來至假借爲後義也。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凡來之屬皆从來。詩曰。貽我來麰。據此。來爲瑞麥。則麥爲常麥。義在前。而來爲瑞麥。義在後矣。然麥从夂。其字由來孳乳而生之。來文也。麥字也。倉頡造字。來先麥後。不得云周始有此瑞麥也。況虞書曰。鳳皇來儀。已有來字。是來字明爲倉頡所造。唐虞以前有此文。卽有此物。天所來者。當始於黃帝之時。而后稷武王時又來耳。二麥一夆。實爲不常有之瑞麥。嘉慶初年。嘉興曾出此麥。傳示至蘇州。錢辛楣先生見之。作文記之。以解二麥一夆之象矣。

左傳引康誥解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臼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案以上經傳三條。義似相反。周公康誥之語甚嚴。有刑無赦之文。而臼季苑何忌之語甚寬。有不相及之文。自孔穎達以下。皆未得其解。竊謂康誥之意。謂父雖不慈而子則孝。子雖不孝而父則慈。弟雖不恭而兄則友。兄雖不友而弟則恭。如此則可偏罪之。不相及。若茲父子兄弟交相大亂。則應用文王法。刑無赦。甄兄亦不念亦字。則交亂之意可見。左傳

之語。乃古人括康誥之大義而說經也。左傳中引詩書而爲說者甚多。或疑左傳爲康誥逸文。非也。康誥整齊。必無逸文。即有逸文。亦不至語甚相反。且不相及也。文辭亦不類周書。周書內豈有相也二字乎。又王充潛夫論曰。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後漢書肅宗本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鄭志趙商問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此皆漢人用左傳說康誥之義。非專引康誥文也。

釋訓下篇

余于釋訓篇。言順訓二字常相通借。又于詩得義同字變之例。後人不知。每每兩解。失古人本義。如昔所舉褒姒威之進退維谷之類是也。癸未冬。適雷州。偶于肩輿中憶抑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知此亦義同字變也。四國順之。即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詩人變其字爲順以書之也。抑詩無競二句。乃引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順即訓也。訓即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左傳哀二十六年。詩四方其訓之。唐石經岳本俱作順。蓋左氏本作順。順訓無異也。夫曰告之話言。此明是我以言訓之也。訓之即誨諄諄用爲教也。順德之行之德行。即有覺德行之德行也。討。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揉即上

桑字上桑爲剛桑之桑下採爲採之卽左傳吾且桑之之桑加手變字也周人以詩說詩自抑始詩之訓詁傳自孔子故有物必有則始詩之考證自孟子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始又禮記坊記君陳曰女乃順之于外順亦訓之假借字宋人以爲諛順且咎成王失言此不知僞古文及假借也

釋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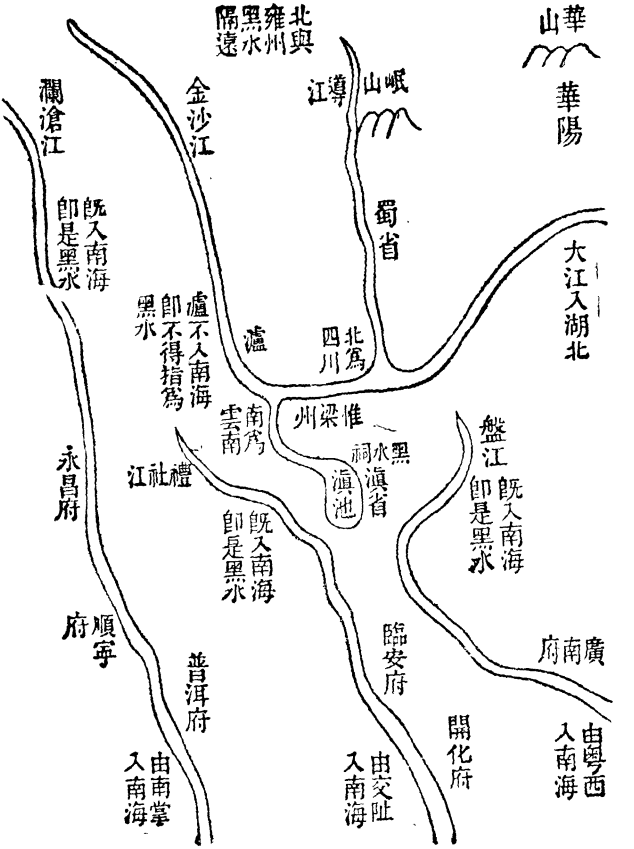
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音狗也苟卽敬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虞翻易逸象曰乾爲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者日乾乾也周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至于孟子論性有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年老之人久勞于事養神之人不勤于學皆樂於安佚或知安佚不可爲訓也于是有立靜之一字以爲宗旨者非也惟聞孔子閒居未聞孔子靜坐惟聞孔子曲肱而枕孟子隱几而臥未聞孔孟瞑目而坐惟聞禮君子久伸侍坐者出未聞君子瞑坐侍者久立蓋靜者敬之反也年衰養神者每便于靜乃諱其所私便而反借靜字以立高名則計之兩得者也雖然年老之人必不能如強壯者終日肅勞矣

或推古人養老之義。少安之可乎。然孟子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終當以苟戈節之也。此節性之一端也。

雲南黑水圖考

禹貢黑水有二。一在雍州。一在梁州。名同而地異。（甘肅黑水相隔遠阻。斷不能通。）蓋黑水亦晦黑之義。（非色黑。）海晦也。故四海之稱。皆荒遠晦黑之義。禹貢之黑水。亦皆荒遠晦黑之水之通名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此以東北華山西南黑水。定梁州之域。此句經文。顯朗可據。故梁州之域。必遠包滇池黑水以南。始合經文。若以今瀘水當之。則梁州祇有四川。不包雲南矣。（淮海揚州。一海字遠包閩越。猶此黑水二字。遠包雲南也。）且瀘水即金沙江。即江水之上游。導江雖自岷山。岷山以上。禹時未曾別名黑水。猶之導河自積石。積石以上。未聞不名河而別有名也。故華陽黑水惟梁州之黑水。即是導黑水入南海之黑水。此水近在滇池之南。梁州之域可見矣。禹貢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於南海。此經文三句。朗如日星。求入南海之水于滇之南。今有三焉。南盤江由粵西至粵東入海。禮社江由交阯入海。瀾滄江由南掌入海。此三大水既入南海。安得不謂之黑水而反以不入南海之瀘當之乎。吾固曰。求導水之黑水不可得。當于入南海之水求之。求三危不可得。（雍州三危。與導水三危。亦名同地異。）當于

入南海之水上游求之。求華陽黑水之黑水不可得。卽于經文入南海之黑水合之。然則今滇南入南海三水上游之間。廣南開化臨安普洱順寧永昌六府。非所謂三危歟。考梁州黑水者。自漢以後。言人人殊。予惟以經文定經文。餘不必辨矣。又滇省城東北十餘里。有黑龍潭。潭上有龍王廟。唐梅在廟東坡上。此潭廟甚古。莫知其始。漢書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余謂今滇池上之黑龍潭廟。非卽古華陽黑水之黑水祠歟。或者潭東唐梅宋柏之間。今之三清道宮。卽漢祠故址。而潭北龍王廟。卽神祠所遷降者歟。滇池與南盤江禮社江切近百里。前漢有黑水祠。禮亦宜之。


華山
華陽
北與雍州黑水隔遠
岷山
導江
金沙江
瀾滄江
既入南海即是黑水
蜀省
大江入湖北
瀘
北爲四川
瀘不入南海即不得指爲黑水
南爲雲南
惟梁州
黑水滇省祠滇池
禮社江
既入南海即是黑水
永昌府
順寧府
普洱府
由南掌入南海
盤江既入南海即是黑水
廣南府
由粵西入南海
臨安府
開化府
由交阯入南海

中庸說

中庸爲子思所作。自天命之謂性至父母其順矣乎。似中庸篇之大義。已止于此。自鬼神之爲德已下。似別成一篇。與中庸無涉。此乃子思專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聖人。雖孔子生前不得位。不敢損益三王。制作禮樂。而至誠爲學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齊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之神。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之微言也。此應別有篇名。但子思明哲保身。不敢明著篇名。而接存于中庸篇之後。以授于傳經之弟子門人耳。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爲孝經春秋二經之事。淺人詫之。不知此必子思微言。傳禮之門人述之。鄭氏尚得之于古禮說。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說當傳之子思。漢志中庸說。當與鄭說同。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二篇。書雖不傳。似分二篇爲說者。

詩書古訓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即此也。書曰某某。即此也。否則尚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

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于孔子。孔子推本于詩。是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于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于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尚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孝經先王卽文王說

孔子作春秋孝經。皆推本於文王。故春秋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孝經首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先王雖未明謂文王。實亦文王也。聖治章。言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孝德無以加。四海來祭。卽章首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堯典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堯之舉舜。克諧以孝。此古帝以孝睦天下之道。文王周公傳之以順天下。故康誥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蓋成王時非周公監洛、多方和睦、多士無怨、孝祀文王、臣我多遜。則周之天命。終

未受也。聖治章大義。開明於此。所謂開宗明義也。首章之末。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詩書言孝者多矣。何獨引此。此詩卽周公明堂禮成所作之樂。引周公文王之詩。以證文王周公孝德之事。正與首章先王相應。更可見章首先王爲文王矣。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先王亦指文王。若泛言三王。則豈可服夏王商王之服乎。惟孝治章之明王。感應章之明王。始泛言聖王。否則曷不亦言先王。而變其文曰明王哉。孝治章言得萬國之懽心。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亦反覆申明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自古民之怨秦怨隋極矣。是以禍亂速作。唐之天寶。宋之新法。亦皆怨而不和。是以災害禍亂。惟民心和睦者。天下必久太平。孔子之言。歷歷明驗矣。余于此經之義。已著之孝經宗祀卽尚書宗禮篇矣。義有未盡。復述之如此。壬辰

六宗解

自虞書內有禋于六宗之文。後人求六宗而不可得。人各異說。何止數十家。紛如聚訟。愚謂禋乃柴祭之名。六宗卽明堂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五帝。五帝及配帝非六宗乎。周公宗禮亦本于虞禮。（卽方明之六面。）明明白白。數言而解。若舍實事求是而別爲亂轅。卽數萬言亦不能定也。（餘詳孝經宗祀說宗禮餘說。）

日有食之不宜有解

說文有字在月部。解曰。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按此解總有脫錯。春秋祇日有食之

四字無加月字者若以凡有皆爲不宜有豈非反話乎于心竊所未安不宜有之說隱公三年三傳皆無此文許氏又從何處古書得來或謂春秋凡言有皆不宜有也有盛蜚星孛固不宜矣豈有年大有年亦不宜乎況有字造于倉頡倉頡之世尚無春秋斷非倉頡造此字時指此示人曰有爲月食皆當用日食之義反說爲不宜也如倉頡早以爲不宜豈有鰥有能有常有德亦皆不宜乎然則當何如予按不宜之說解春秋已不能全通斷不能解从月之有字予意曰有所以从月者月食也月食爲本義有無之有乃假借字兩不相涉猶暨字本義爲日頗見（即今日帶食）而假借爲汝羲暨和朔南暨也暨及也與有訓有無之有同也不宜有日食之說或亦是先儒之故說但此似說詩之義而非說春秋之義詩十月之交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此詩日有食之及春秋日有食之兩有字祇當借訓爲有無之有無月食本義在內猶之汝羲暨和無日頗見本義在內詩若曰月食則尚爲常有之事日食則不臧不宜有也故凡說詩及春秋日有食之皆當先從詩此義以爲不宜有不可牽泥月食之本義也說文不是衍月字大約許氏尚引有古說而脫錯耳（余昔撰臬典作譌成易解詮說文有字猶沿舊說因反覆思之不安于心因求得此爭或有合也）

與曾勉士劍論日月爲易書

書來因予說日月爲易爲合朔之辨在朔易更發明孟喜卦氣引繫辭懸象莫大乎日月死魄會於壬癸

日上月下。象未濟爲晦時。此足以發古義矣。余謂說文所引祕書說。乃祕尙書說。日月爲易。專說便在朔易。非周易之祕說。如是周易曷不曰祕易說乎。蓋易字先見於堯典。此字乃唐虞以前倉頡所造。造字時秖有日上月下之易之義耳。唐虞之世識易字者。心中惟知有朔易之易。而無六十四卦之易。今世讀說文易字者。心中亦惟當有朔易之易。不容有周易之易。後此文王之易。則是由倉頡日月爲易而起。爲命卦總名之主意。誤以爲周易之易者。自參同契始。蓋以周易之道出於日月之易。則不詳。若以日月爲易四字爲周易。則倒誤矣。是故孟喜之易。乃周易最古之法。由虞書而來。有所受之七日來復。非穿鑿也。余且謂革月爲月霸。先王以治厤明時。獨屬之革卦。與來說未濟晦時正合。然則文王以六十四卦六日七分之法。名之曰易。乃取之於堯典。堯典本之於倉聖。又何疑哉。曷再詳言而暢發之。以明孟氏之學。易傳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五歲再閏。此皆一月二十九日晦夕朔旦。孟荀虞之義也。

武進張氏諧聲譜序

隋之韻學。定於陸法言。劉臻魏淵等九人。剖柝毫氂。分別黍累。所謂我輩數人定則定矣。卽如支脂之不同部。今金壇段氏覃精獨得。而陸氏等則本不相混。是何精覈耶。後如孫愐以下。有同自鄶。惟我朝古學

振興言古音者自崐山顧氏以來奚止十家近時金壇段氏分十七部高郵王氏分廿一部亦精覈之至矣嘉慶間余曾聞武進張編修惠言有韻學書未見而編修卒道光中編修之子成孫聰穎辛勤能傳父學踵成編修之書曰諧聲譜奉以示余余讀而歎之歎其識力之超卓精細也其書分中脩毳林巖筐榮蓁詵干姜肆揖支皮絲鳩荎蔓岨二十部惟至韻王氏分出爲一部極確編修不分成孫不敢分之然此數十字雖無多終以分部爲安此乃于毛詩中拈其最先出之字爲建首加以易韻屈韻而又以說文之聲分從之犁然不紊有各家所未及者其言曰今之讀二百六部者牽引之分割之甚無謂也今故舉而空之以詩求韻佐以易屈以韻別部以部類聲以聲諧說文之字而已張氏此說奇而法審說文之聲亦細足以見未有韻書時之本來部居譬如造麻者積年日法數十改及元郭守敬始一切空之專以彼時各儀實測天行爲主不以私意遷就今于聲韻皆以毛詩易屈倉籀爲定許氏漢人說此文解此字而已至于用文之聲而謂之孳之以成字之聲則倉籀之時已釐然有韻之部居較詩易爲更古矣亦郭太史之意歟杜預言厤法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晉于韻亦云當順字以求韻非爲韻以驗字

序而歸之願是書之行于世也

詩有馥其馨馥誤椒記

詩周頌載芟有椒其馨椒字乃馥字之誤陸氏釋文云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元案不但椒誤俶

亦誤也。蓋此經文古作馥字。隸釋（卷八）冀州從事張表碑。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卷十一）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傅咸答潘尼詩曰。有馥其馨。（藝文類聚三十一）是晉猶作馥矣。說文。馨。香之遠聞者。凡從殸之字皆有外遠之義。故聲馨皆遠聞也。故與馥別。釋文沈重作俶。尺叔反。馥字切音。廣韻集韻皆以房爲雙聲。尺字疑是房字之訛。且云作椒者誤也。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書者損滅馥字。又損房爲尺。又誤叔爲俶。又由俶形與椒近而誤爲椒。陸氏釋文云。無故改爲俶而不知俶乃馥切。音字之誤冒也。毛傳。椒、猶飶也。當作馥、猶飶也。此蒙上有飶其香而言。飶香與馥同。若是握椒椒馥之椒。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辭而椒猶飶也。爲不辭矣。古祭物食物。似未以椒爲用。此經文明是馥字之本證。然非漢晉四證。則此字無由臆造。永不知其誤而又誤矣。余乾隆間校石經未及此。嘉慶間作校勘記亦未及此。今始明之。歙縣程少農恩澤云。詩悲芬孝祀。文選注一切經音義引韓詩作馥芬孝祀。韓詩有馥字。毛詩亦有馥字。馥字形聲不謬於六書。可補說文之遺。元又謂飶芬同必義同馥音亦同馥。所以毛傳曰。馥猶飶也。馥與飶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

虙羲卽伏犧。宓子賤。皆房六切。亦必复同音之證。丁酉六月。

齊陳氏韶樂鼗銘釋

銘中大樂凡三見舞字凡兩見又有鼓鐘字此是以樂舞之事爲重而爲此器銘也。篆十九行行百六十餘字。拓本第六條玉二之下鼓鐘之上是紹字甚明白然則第五條第二字近接舞字下亦是紹字。朱本釋紹。第二行于大下命上亦是紹字。紹从糸說文。古文从系。糾鐘鼎文司字多皆作𠂤無作巾者。元謂紹卽韶字也。陳敬仲莊齊韶樂在焉。陳氏世守此樂而修備之。齊莊公時與陳桓子銘作洹子。無字相悅。非壻卽女弟夫。齊景公亦與桓子子疆相悅。子疆引韶爲重。以大樂大舞迓於天子。用璧玉二壺二鼎八有事於南宮而孔子在齊聞韶有不圖至斯之歎。然則齊陳之韶勝於魯韶明矣。謂紹爲韶者舜樂之韶字以召爲聲。以音爲義。此後造之字也。若其先本字。但當爲紹。故禮記樂記曰。韶繼也。鄭康成注曰。韶之言紹也。此記樂者直破韶字爲紹字而以繼訓之。韶訓紹。見於春秋元命苞。皇侃論語疏。諸處者甚多。故韶聲。見周禮大司樂。皆後造之字。招字直假借而已。見孟子漢書樂志。左傳釋文。左祈招之詩。亦祈韶也。銘中舞字凡兩見。元審舞上之字皆夏字。夏大也。故九夏皆訓大。非夏禹之夏。其篆形兩曰而下从夂甚明。夏舞猶言大樂大韶對舉耳。非舜樂雜以禹舞也。義與頌同。見元釋頌篇中。且景公時樂師亦必深習陳田大樂韶之遺法。傳其音律。故作君臣相說之樂之時。卽依韶爲徵招角招。卽韶又陳氏在齊爲工正。此器制造精堅。亦自不遺餘力。計自舜作韶之時。至造器

之時。一千七百餘年。爲孔子所聞。自齊公景造器之時。至今又二千三百餘年。而此器具在。銘文篆迹。可讀可摹。展卷累月。尚知他味哉。　道光十八年阮元識。

壬寅冬得濟寧州李聯榜孝廉說云季札在魯但見韶舞未聞韶樂故曰觀止孔子在齊始聞之此說甚確得未得有元謂季札此之謂夏整夏則大大之至也然則銘中夏舞即大舞與大樂對舉言之非要舞益明矣李孝廉亦小門生

余於嘉慶十八年從安邑宋芝山購得齊侯罍。藏於家廟。屬朱椒堂爲弼釋之。作齊侯罍歌。廿五年矣。今在京師。又屬吳編修式芬釋之。略有異同。尚有未識之字。乃並存之。近日臥疾一旬。復審之。識出韶夏二字。乃悔從前作詩時之粗也。

余所纂積古齋鐘鼎款識。有陳逆簋。罍爲韶樂。簋爲封地。纂曰。余陳洹子之裔孫。作季姜之祥器。此洹子亦即桓子。攷簋尚桓桓。說文作洹洹。可以假洹。亦可假桓矣。又此簋爲季姜。而罍洹子妻孟姜。是陳氏世代多姻于姜。可補三傳史記之闕。此簋年近于罍。則文字相近。第四字宜亦是器字。

戊戌夏。蘇州又有一齊侯罍拓本。寄來京。銘纂與此器大同小異。計彼器十九行。一百四十二字。校此少二十餘字。校此多者。齊侯下多一女字。此器內第四行本有女字。非母字。彼罍字从四田。墓之上多郜邑二字。夏字彼从厦。此鑄爾姜卻彼从鑄爾羞。詮皆甚明白。此大樂凡三見。彼秪一見。彼第二行無大樂宗

等字。洹子孟姜則相同明白。至於紹字。此凡三見。篆法無異。是紹無疑矣。而彼本亦三見。第一字與此同。第二三則系旁作鬲。是司字矣。計惟大司命一處于文爲順。當舍此而从彼。至於舞字之下。仍以紹字爲順。當舍彼而从此。蓋此器誤大司命爲大紹命。彼本則誤舞紹爲舞司。當年作篆人粗舛。致有兩失耳。齊侯鎛銘搨本第七條第一二字是子蠆。第八條子蠆夏舞再見。此兩蠆字筆畫甚明白。必是陳氏子之名。未能定之。道州何子貞編修釋爲从黃省之彙字。卽陳子彊之名。甚確。又得一無疑之子與義矣。子彊字與蠆字之義切近明白。是居斤切。凡从某省之字。可寄其義。不必定从其聲。特此篆黃尙不省。今說文彙古文作蠆。古文僅見于此器矣。左傳昭二十六年平子曰。必子彊也。子彊之名無考。今因此器得之矣。彊唐石經作疆。說文自彙字矗字以至彊字。相因相次。古人字由名生。鼒銘中樂舞者名蠆。字子彊。無疑矣。或疑史記武子開。開卽彊。非也。開从幵聲。且兼會意。在段氏古韻十一部。不能與蠆聲相涉。彙字在十三部。居斤切。故瑾謹墐饉鄞廑僅覲勤等字从之。以上各字皆巨斤切。居隱切。相近之音也。

說文蓺字部首之後。次以艱字。以蓺爲旁。艮爲聲。與蓺同古韻十三部。由此再轉入十四部。則難漢歎嘆等字。亦从蓺得聲者也。說文鵹卽難字。从鳥蓺聲。然則堇有艱難之音。而歎字从鵹省聲。嘆字从歎省聲。其聲一也。其實文殷元寒韻可合。不必曰省。說文蓺黏土。从黃省。从土。古文蓺。蓋土黃黏則彊而治之艱。是以說文土黏色黃難喧治。比田畺疆各義。皆以次連綴于十三篇之後。亦

必因其字音義皆近也。然則漢字从蜜。豈非以其土性黏色黃艱治之故乎。余嘗兩次夏渡襄陽。皆當盛漲。漢中府之土隨水奔流。既黃且黏。甚于黃河。因知倉聖造字。大禹名川。皆有故矣。

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陳桓子無宇。產于亹。然則無宇又有一子名亹。此何人乎。余曰。此乃史記田敬仲世家所謂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亹乃子開之名。開其字也。無字嫡子書。字子占。見世本。又三子亹字子開。蜜字子彊。乞釐子也。子彊不諡武也。史記曰。武子開。杜預左傳注曰。子彊武子字。此必是史記不誤而杜誤也。開與亹之義亦明白切近之至。詩鳧鷖在亹。箋云。亹之言門也。後漢書馬援傳注。亹水流山間兩岸若門也。然則亹卽門之假借字。參磨冬。卽參門冬。門義甚多。詳余釋門篇。門爲名。開爲字。猶蜜爲名。彊爲字。又何疑哉。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由予之說證之。則失弓者武子亹也。卽子開非子彊。左但書武子諡。白皙者蜜也。卽子彊。非諡武。蓋兄弟兩人也。冉豎射子開識之矣。平子亦知之矣。卽使冉豎平子有言傳未書之。惟冉豎不識子彊。但言其白皙諸狀。故平子曰。必子彊也。若既射武子而識之。是亢之甚矣。又指武子爲君子。白皙云云。則與下文謂之

君子何敢亢之相背。且有字文義。亦是舍失弓者而別有所指。明射手失弓者一人。君子白晳又一人也。亢之當之也。左傳以亢其讐戎亢其下。結草以亢杜回。皆其義。杜注以公戰棄之。乃因上私字望文以生義耳。彼時兄弟兩人。情事可見。如此。今因考蓋壘二字之義而得之。乃知杜元凱誤爲一人。經義之失久矣。陳占字子書。占書猶今人言看書也。故尙書曰。明啓刑書胥占。啓篇見書。

武子開與子疆。度皆是心存公室之人。銘中既以樂舞御天子。復誓于大司命有事于南宮。必不似鱓子乞收民心以圖齊國。觀哀十四年陳子逆語闕子。我曰。且其違者不過數人。然則違者非卽開疆家乎。陳頌南農部　慶鏞

又云。子疆非謚武子。其謚昭子乎。左哀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取昭子莊爲成子兄弟。以充八人之數。而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莊字疑卽蓋字之訛。形相近也。昭子莊當卽昭子蓋。亦桓子子無疑。杜氏旣誤以昭子爲僖子之子。又誤蓋爲莊。其說沿自服虔。唐孔疏未正其誤。且徇服杜誣昭子莊爲成子之子。出于世本。而索隱所引世本無此事也。司馬駁之。知昭子不名莊。然卒莫詳其名。更不知杜氏強以昭子充數。今證以齊鼎。得論世知人之助。

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訓詁之學。必自形聲始。自六書之旨不明。于古人傳授師承。求其義不得。反

疑古人改文就義。不已慎乎。三家詩實先毛公。魏晉以路絕學寖亡。其散見于往籍者。千百之一耳。伯厚王氏詩攷之緝。毛舉大指。未暢厥流。余嘗病之。柳東太史。潛翬經史。精鑒博綜。實欲突過前哲。其言三家多今文。毛多古文。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借。按之羣書。無不融合。又推厤傳授諸儒。有以知其說之所宗。一一派別而諟證之。由形聲而得訓詁。由訓詁而得義理。俾千古微學。一旦揭日月而列星辰。則三家雖亡猶存也。夫自有宋以來。學者類沿于空疎之病。王氏獨能網羅載籍。實事求是。闡發許鄭之言。顧尚有待于後人之補正。柳東以名翰林出爲縣令。不三月以親老解組歸。而教授伯厚之鄉。得其流風緒論。益肆力于學。可不謂好學守道者與。曩余在廣州開學海堂集說經之書爲皇清經解千四百卷。而獨缺三家詩石經。今于滇中始得見之。爰亟爲編入續編。幷敍而歸之。柳東尚有論語諸經說。何不盡出而觀之也。

柳東名登庸。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二　續二集史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擬儒林傳稿凡例
集傳錄存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幷續題名碑記
英清峽鑿路造橋記
例贈儒林郎侯選州同知蘭汀林公墓表
平樂府重建至聖廟碑記
南昌府同知璧堂徐君傳
高郵孝臣李君傳
碧雞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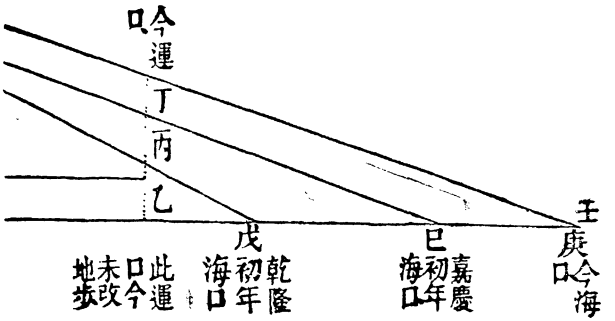
卷二之下卷　續二集史
王石臞先生墓誌銘
疇人傳利瑪竇論
疇人傳湯若望論
疇人傳蔣友仁論
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安事齋詩錄序
奏車里外域情形摺
奏車里土司襲職摺
雲南井鹽記
太子少保贈太子太師兩廣總督敏肅盧公神道碑
戶部侍郎春海程公神道碑銘
野雲山人傳
劉孟瞻揚州水道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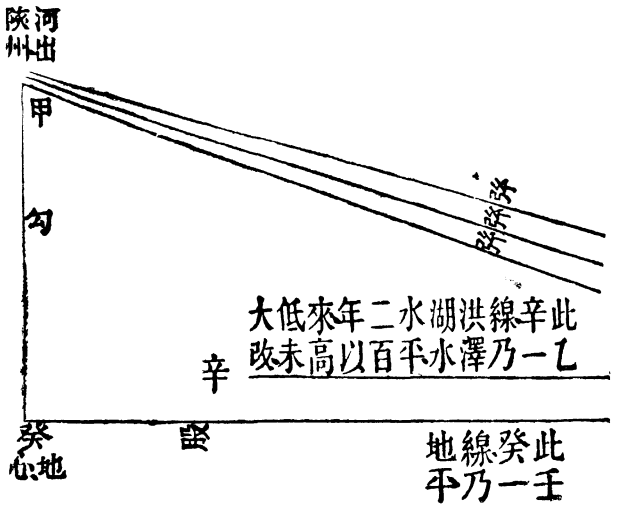
因病求解任摺
謝再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摺
因老病再請解任休致摺
恩准開缺致仕謝摺

揅經室續二集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黃河挾泥沙入海。一歲之中。泥沙多不可量。此泥沙積墊於海口。愈積愈多。愈墊愈遠。攔門沙亦愈推愈遠。蓋必然之勢也。乾隆初年之海口。非康熙初年之海口矣。嘉慶初年之海口。非乾隆初年之海口矣。蓋遠數百里矣。今又三十餘年。而清黃交會通漕之處。則未尺寸移故地也。然則運口昔日清高於黃。今常黃高於清者。豈非海口日遠之故乎。夫以愈久愈遠之海口。行陝州以東之黃水。自中州至徐淮二府。逐里逐步。無不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此亦必然之勢也。而湖水之堰。則不能再加高。此亦一定之勢也。如此而欲數千里平行之黃水。獨任徐淮一帶。獨自刷使深而且低。再仰而出於海口。竊憂其難矣。譬如樓梯斜下十三層。梯腳占地一丈。（如乾隆初海口。如戊癸。）其第十層離地高三尺。（如運口乙。）今於梯腳接添三層爲十六層。使梯勢不陡。必多占二尺餘地矣。（如今海口如庚癸。）是其第十層離地者。必加高尺許矣。（如今運口丁。）何也。梯腳占地遠也。遠之一字。今言河者皆未言及。私心揣測。聊爲圖以觀之。道光七年記。


今運口
丁
丙
乙
壬
庚
今海口
戊
初年海口
乾隆
巳
初年海口
嘉慶
此運口今未改地步


河出陝州
甲
勾
此辛線洪湖水二年來低大
乙一乃澤水平百以高未改
辛
癸地心
此癸線地
壬一乃平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凡水行於山石不平之地。隨地形爲高低也。若黃河出陝州之後。由陝州以至海口。數千里之遠。數百年之久。必平無高低如弦之直矣。何也。地勢本平而沙填又久也。故自河南至淮南海口。則日墊日遠。河身必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如弦之直如準之平矣。加以屢次決口。屢次挑爲引河。少有丈尺之高坳者。亦無不平矣。此合乎勾股弦矣。右圖癸庚股也。甲癸勾也。甲壬弦也。股與弦同此日加日長。而獨欲使丁之弦屈曲低落。如丙乙之舊。使乙水仰出於庚。此斷斷不能之勢也。此理易明。人所共曉。尺幅之間。此理此數。數千里之遠。亦同此理同此數也。蓋測天測地。未有勾股直而弦曲者。亦未有大股已加長改位。而弦不加長改位者。如戊改庚乙改丁。

擬儒林傳稿凡例

一。史漢始記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強爲分別。殊爲褊狹。國朝脩明史。混而一之。總名儒林。誠爲盛軌。故今理學各家與經學並重。一併同列。不必分歧。致有軒輊。

一。各儒以國初爲始。若明人而貳仕於國朝及行止有可議者。皆不得列入。

一。國朝百餘年來。聖化所涵。學人輩出。天下之大。山林之僻。學者萬千。今僅列百數十人。雖示謹嚴。恐有

掛漏。如同館諸友所見者。不妨酌補。

一。次序以顧棟高爲始者。因高宗純皇帝諭辦儒林傳。奉爲緣起也。此外則以年分相次。

一。凡各儒傳語。皆採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下。以記來歷。不敢杜撰一字。且必其學行兼優。方登此傳。是以多所褒許。以見我朝文治之盛。至於著述醇疵互見者。亦直加貶辭。此外私家狀述。涉於私譽者。謹遵館例。一字不錄。至於各句雙注。將來進呈御覽時。應否刪去。候總裁核定。

一。唐曹憲。在隋曾爲祕書學士。唐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政大夫。入唐書儒林傳。元金履祥。當宋末襄樊兵急。履祥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莫能用。元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入元史儒林傳。欽定續通志儒林傳。熊禾。宋咸淳進士。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胡三省。宋寶祐進士。入元不仕。馬端臨。宋丞相廷鸞子。蔭承仕郎。宋亡。入元不仕。皆蒙欽定列入元代儒林傳。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舉人。在桂王時曾爲行人司行人。浙江黃宗羲。前明布衣。魯王時曾授左僉都御史。明亡。入我朝皆未仕。著書以老。所著之書。皆蒙收入四庫。列爲國朝之書。四庫全書提要內。多褒其書。以爲精核。今列於儒林傳中。而據實書其在明事蹟者。據列代史傳及欽定續通志例也。

一。國朝脩明史儒林傳。末列孔顏曾孟傳者。用史記孔子世家例也。曾孟程朱後人有名而多著述者。未

得其人。應俟加訪。

一。滿洲蒙古漢軍。凡有學行者。太約皆已登二品以上。其官職未顯者甚少。然亦必有其人。此傳已專屬編修陳公傳經采訪撰集矣。俟爲補入。

一。傳中事蹟年月。恐有舛錯。文理序述。不免差謬。仍乞館中諸友。詳加校對。始爲定稿。元匆匆交出。實未及細審。不可恃也。

壬申八月漕運總督阮元。交出前在翰林院侍講任內撰稿。

集傳錄存

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蕭山人。康熙十八年。以廩監生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四庫書提要詞林典故。充明史纂修官。以葬親假歸。得痺疾。遂不復出。蕭山志。奇齡少穎悟。明季避兵其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盛唐四河先生傳。已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既以避讐流寓江淮間。失其稿。乃就所記憶。著國風省篇詩札。毛詩寫官記。復在江西參議道施閏章處。與湖廣楊洪才說詩。作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明嘉靖中鄞人豐坊。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四庫書提要盛傳四河經集凡例。暨在史館

著古今通韻十二卷進呈聖祖仁皇帝善之。詔付史館。（盛傳。李天馥西河集序。）歸田後。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託於其兄錫齡之緒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篇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其言易發明荀虞于侯諸家。旁通卦卦變卦綜之法。是後儒者多研究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實自奇齡始。而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有功於經義。（提要）

先是奇齡官翰林時。康熙乙丑會試爲同考官。分閱春秋房卷。心非胡傳之偏。有意撰述。（盛傳。）至是乃就經文起義。著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條例明晰。考據亦多精核。（提要。）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喪祭禮。宗法廟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學校諸問答。多發先儒所未及。（盛傳。經集凡例。）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亦多所考證。而大學證文、及孝經問、皆援據古本。力傳後儒改經之非。持論甚正。（提要。）奇齡之學。淹貫羣書。（提要。）所自負者在經學。數稱東漢人行誼。謂足見人眞性情。（紹興府志。）惟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如古文尚書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則力辨以爲眞。遂作古文尚書冤詞。又刪竄所作尚書廣聽錄爲五卷。以求勝於若璩。

而周禮儀禮。奇齡則又以爲戰國之書。至所作經問。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如此。（提要。）故不得爲醇儒。（沈德潛別裁集小傳。）奇齡素曉音律。其家有明寧邸所傳唐樂笛色譜。在史館時。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及在籍聞聖祖仁皇帝論樂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闡考證撰聖諭樂本解說二卷。皇言定聲錄八卷。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奇齡迎駕於嘉興。乃以樂本解說二卷進呈。蒙諭嘉勞。聖祖三巡至浙。奇齡復謁行在。賜御書一幅。是時奇齡已歸蕭山。故居越數年卒於家。年九十有四。無子。以兄子遠宗嗣。（盛傳。通山志。）遺命勿輯文集。沒後其門人蔣樞編輯。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序記及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庫全書收奇齡所著書目。多至四十餘部。奇齡弟子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來。邵廷采等。著錄者甚衆。李塨最知名。廷采塨自有傳。（見本集及四庫書提要。）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嘗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也。（四庫書提要。）

沈國模。字求如。餘姚諸生。以明道爲己任。入劉宗周證人社。會講歸。而閱姚江書院。與同里曾宗聖史孝

咸講良知之學。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初山陰祁彪佳與國模善。彪佳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惡數人。會國模至。欣然以告。國模曰。亦聞曾子哀矜勿喜乎。彪佳後嘗語人曰。吾每慮囚。必念求如孝咸字子虛。繼國模主姚江書院。醇潔之士多歸之。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沈史歿。書院輟講十年。縣人韓孔當繼之。孔當爲國模弟子。餘姚學人又有邵曾可者。師事孝咸。爲學專提致知。（黑復堂集居易齋集紹興府志。）又有勞史者。字麟書。躬耕養親。夜則披卷莊誦。慨然發憤。以道自任。堪動纖悉。必依於禮。錢塘桑調元。餘姚汪鑒。皆史門人。調元雍正十年進士。工部主事。講學暢師說。刻餘山遺書。史所著也。調元所自著。有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有孝行。人呼爲汪孝子。（敬甫文集四庫提要二林居集。）談泰字階平。江寧舉人。官南匯縣訓導。泰博覽勤學。精於天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游法。增補武城朔閏譜。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考。三統術推一歲食限數。交食一月紛數。推漢高九年六月晦。孝文十一月晦。孝文元年至七年大小餘。孝文二年五年天正冬至。靈帝光和元年大小餘。四分術譜。劉宋武帝五年天正冬至。又著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略。大衍書節次斗分辨。分野辨。操縵卮言正誤。圓壺周徑積實。祖沖之繭法辨。繭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溢說。五服絰帶數等書。又著古算書細草十餘事。（江藩談徵平遺書敍錄。）桂馥字未谷。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雲南永平縣知縣。卒

於官。馥與歷城周永年同置籍書園以資來學。幷祠漢經師於其中。取許愼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著札樸十卷。晚學集三卷。（印心堂文集）

錢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鐙。桐城人。（提要。）與嘉興魏學渠交最深。（嘉興府志。）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其撰田間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易學提要。）又撰田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卽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學提要。）澄之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之次子。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裒輯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勒爲一編。（數度衍提要。）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提要。）以智博極羣書。撰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窮源溯委。詞必有徵。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

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與之爭。然慎有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臺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嶼起崇禎初。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通雅提要。中通承其家學。數度衍提要。故爲博識。小識提要。又撰浮山文集。本集中通弟中履。亦撰古今釋疑十八卷。雖不及通雅精核。然學有淵源。故不弇陋。釋疑提要。朱鶴齡。字長孺。又字愚庵。吳江人。前明諸生。四庫書目。尚書埤傳提要。嘗箋注杜甫李商隱詩。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四庫愚庵集提要。入國朝。屏居著述。王光承愚庵集序。與顧炎武友。炎武以本原之學相勗。始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愚庵集與吳漢槎書。鶴齡著愚庵詩文集。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即無反詈之理。乃今之詆詆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誖也。其愚亦甚。其言蓋指國初居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四庫愚庵小集提要。鶴齡所著經義。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詩經通義。尚書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長箋作於胡渭雖指之前。不及渭書。而旁引曲證。亦多翔獲。讀左瑣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之密。詩經參停於今古之間。於國朝惟用陳啓源說。陳啓源實與之參正焉。陳啓源字長發。鶴齡同縣人。著毛詩稽古編。爲唐以前專門之學。四庫提要。

臧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沈默（拜經日記許宗彥序。）樸厚。學術精審。著拜經日記十二卷。（拜經日記王念孫序。）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輯月令雜說一卷。孝經考異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輯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譌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見遺書。）皆有補於經。（王念孫序。）其輯子夏易傳。辨此傳爲漢韓嬰所作。非卜子夏。（見遺書。）庸弟禮堂。以孝聞。大學士朱珪稱之。（朱珪知足齋文集。）早卒。著說文引經考二卷。

閻循觀字懷庭。少孤。其學奉程朱爲宗。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於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吏部考功司主事。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及尚書春秋說。（四庫提要。閻集韓夢周墓志。又二林居集。）時濰縣劉以貴、梁鴻翥、膠州法坤宏。安邱張貞、益都李文藻。濰縣韓夢周。皆以學行聞。韓夢周字公復。乾隆丁丑進士。知來安縣。刻意濂洛關閩諸儒之書。著理堂文集。

汪紱、江永同縣老儒。一名烜。字雙池。嘗貧困江西景德鎮畫盌傭焉。紱博極儒經。而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因陸隴其著有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二卷。雖考禮未深。然亦多得經意。可與隴其書並存。紱又著

禮學逢源。儒先晤語。周易詮義。禮記章句。四庫提要及汪氏遺書。尚書詮義。詩經詮義。四庫詮義。春秋集傳。樂經律呂通解。朱竹垞集墓表。金榜。字檠齋。歙縣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翰林院修撰。詞林典故。養疴讀書不復出。卒於家。榜師事汪永治禮宗鄭康成。采獲舊聞。撫祕逸要。著禮箋十卷。五十八年。剌取其大者數十事爲三卷。寄朱珪。珪序之。以爲詞精義覈。見本書。榜雖最尊康成之學。然於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姚鼐序。於鄭氏家法。不敢誣也。見本書。

王鳴盛。字鳳階。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光祿寺卿。鳴盛少與惠棟錢大昕講經義訓詁。必以漢儒爲宗。所撰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非盡虛造者。間亦取焉。潛揅堂文集。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術編一百卷。西莊詩文集二十四卷。見本書。

丁杰。字升衢。歸安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寧波府府學教授。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於校讐。于胡渭禹貢錐指。摘誤甚多。開四庫館。朱筠戴震皆延之佐校。杰所著有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釋小

酉山房文集。許宗彥丁杰傳。陳鱣丁杰墓志銘。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章學誠文史通義施朝幹一句集。著易象大意。四庫提要。大椿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府志一句集。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裒輯爲多。提要多出其手。一句集。弁服釋例序。五十四年。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二。大椿貧盡色養。讀書守道義。文史通義一句集。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己。無愧古人。汪廷珍序。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文史通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一句集。大椿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所著深衣釋繒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己意。或視爲爾雅廣疏。實禮經別記之屬。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文史通義。時江北學者。李惇劉台拱汪中皆繼起。汪中述學。李惇字孝臣。高郵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篤內行。治諸經。於詩春秋尤深。晚通天算。府志述學。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丹徒縣訓

導。幼見王懋竑朱澤澐之書。始望程朱之學。以道自繩。書數、音韻、天文、律呂、名物理、義理、莫不窮考冥搜。事親以孝養。遭二喪。蔬食四年。著論語補注。漢學拾遺。荀子補注。經傳小記。及雜文。共編爲遺書四卷。三禮詩書。並有纂著。未成書而卒。見劉氏遺書。又朱彬行狀。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貢生。好古博學。長於經誼。王昶春融堂集。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孫星衍汪中傳。餘見述學內外篇。府志。

孔廣森。字衆仲。又字顨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戶部主事繼汾之子。孔氏大宗支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躭著述。裹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儀鄭堂文序。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孔氏大宗支譜。廣森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儀鄭堂文紱錄。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廣森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母子都董仲舒何劭公條例。師法不墜。公羊通義條記。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

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母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衞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貶邾褒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始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衍之義且論語青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皋陶則與瞽瞍殺人

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撫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衞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衞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若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

弒釁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唯趙汸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意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皆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

日讀其經曰辛卯衞寧喜弒其君剽甲午衞侯衎復歸於衞諼弒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衎而非衎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慝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黑之媚桓弒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黑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蚤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漷貶黑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幸而已黑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黑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

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羣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褒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郠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哀絰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卑未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瞞而蔡之於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弒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築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既爲大夫即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

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瘅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賢。尊者有過。是不可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譬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則滅頓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成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鄫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潔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衞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注疏。漢儒授受之指。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證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

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於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衞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暌。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公羊通義。廣森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

類十三卷。禮記屆言六卷。經學屆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著儀鄭堂駢麗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儀鄭堂文序）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卽爲童子師。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六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大雲山房文集）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昔惠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成氏易義序）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惠言傳虞氏易。卽傳漢孟氏易矣。孤經絕學也。（定香亭筆談）惠言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與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

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大清有天下。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氏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然唯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盡。俟有道正焉耳。（見本序。）惠言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

惠言修學立行。敦禮自守。人皆稱敬之。（見儀禮圖序。）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未嘗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珪潛察得之。則大嘉。故屢進達之。而惠言亦斷斷相諍不敢隱。惠言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爲文。又效韓愈歐陽修。善篆書。嘗奉命詣盛京。篆列聖加尊號玉寶。（大雲山房集。）其學要歸六

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儀禮圖序

孔輿燮字起呂至聖六十六世孫也世居曲阜年十三嗣其父衍植封爲衍聖公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允山東撫臣方大猷之請飭官崇祀復衍聖公及諸恩例衍植因乘傳入覲上遣官迎勞於邸第給餼廩甚厚陛見班列閣臣上賜茶及宴恩禮有加仍命以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二年賜三臺銀印四年冬十二月辛巳卒遣官祭凡九諭工部給資營冢五年子輿燮襲爵輿燮少凝重端立隔事剛果有器識日以恪守先祀爲心闕里經明季之亂廟廷圮壞禮樂殘缺凡衍植所未經修復者胥新作之七年晉太子少保八年晉太子太保賜清漢文三疊銀印九年十七年世祖兩臨辟雍皆應召率族人陪祀賜賚優渥康熙六年冬十一月甲子卒遣官賜祭葬如例子毓圻字鍾在襲封年甫十一初入覲召對瀛臺進退儀度悉如成人八年夏四月聖祖仁皇帝臨幸太學如例陪祀禮成昭聖太皇太后召見宮中賜坐垂問家世命宮人授茶及克食出內臣送至宮門外傳懿旨諭從官善輔導之嘗預朝參退上命由御道行其荷寵眷之隆如此十四年晉太子少師二十三年聖祖東巡還過曲阜釋奠如孔林毓圻因以擴林地置守衛請特命賜地十一頃有奇除租賦設百戶一員秩視衞守備二十八年疏請重修聖廟上特旨允行並賜毓圻詩書禮樂匾額四十年賜毓圻長子傳鐸二品服五十二年召第五子傳鉦入監讀書六十一年賜蔭一子五品官雍正元年册封孔子以上五代皆爲王爵建立崇聖祠詣京師謝恩旋臥病卒於京第諭

遣內大臣奠茶酒三品以上漢官會弔及櫬歸特命皇子親王率內大臣侍衛再奠茶酒行人司司正護送馳全驛歸葬謚恭慤世宗憲皇帝聖製碑文曰朕惟國家禮重尊師必顯庸夫俾齋誼隆眷舊宜誕沛乎殊榮稽彝典以易名樹豐碑以示卹所以廣皇仁彰聖教也爾孔毓圻族高東魯系本素王秉性樸誠荷天家之雨露持身謙謹奉闕里之烝嘗勤職守於五十餘年承統緒於六十七世朕誕膺寶祚篤念前徽晉五代之王封昭千秋之祀典爾感恩入謝忽遘沈疴奄逝遽聞良深軫惻既厚飾紼之禮復加論定之名素履允符曰恭曰慤於戲溯泗水之淵源大章永煥望鳧山之峻峙雲碣常新爰示寵施垂於無斁不亦休哉復命葬日立碑日加祭各一次皆異數也毓圻以弱齡承籍先澤志殷報稱故自少至老敦率禮義倡明教學以風俗人心爲己任工擘窠書兼通縮事著恭紀聖祖幸魯盛典四十卷蘭堂遺藁二卷子傳鐸襲傳鐸字振路性恭謹和厚喜讀書工文詞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熟於三禮廟堂器物悉加釐訂又精律呂書嘗謂審律在得中聲雍正二年世宗憲皇帝幸太學釋奠例陪祀以足疾艱拜跪特命次子繼溥代行禮是年六月癸巳孔廟災引罪疏入上遣官慰問尋命大臣督工興建並允增樂器庫值房諸處賜傳鐸欽承聖緒扁額七年頒世祖聖製人臣儆心錄聖祖聖製文集詩經春秋傳說彙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資治通鑑綱目古今圖書集成歷代紀事年表四朝詩全唐詩律歷淵源音韻闡微萬言廣訓及聖製胤黨論周易本義義例啓蒙附論日講四書易經書經解義性理大全淵鑑古文康熙

字典。淵鑑類函。繹史。佩文韻府。凡二十七種。俾藏闕里。九年以病傳爵於長孫廣棨。十三年夏四月傳鐸卒。賜祭葬如例。著三傳合纂十二卷。禮記摘漈一卷。恭紀世宗修廟盛典五十卷。讀古偶志一卷。安懷堂文集二卷。申椒詩集二卷。繪心集二卷。盟鷗草一卷。古文源二卷。長子繼濩。字體和。年二十三卒。以子廣棨贈衍聖公。廣棨字京立。好經術。嫻禮儀。雍正九年襲封。明年以林工告蔵。率族人入謝。蒙諭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爲戒。且爾年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勸戒。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卽所以報國矣。廣棨頓首謝出。賜予甚優。仍依故事宴於禮部。歸益勵志於學。顏其所居堂曰念典。示弗敢怠也。乾隆三年高宗純皇帝臨雍。如例入京。上言元聖後裔東野氏。旣蒙列於五經博士。而周公實先師之所誦法。其後人不得與觀禮之列。殊所未安。請一體陪祀。得旨允行。時初行耕耤禮成。進恭紀親耕耤田頌。視學大禮慶成賦。各一首。四年秋。祀釐入京。特命侍仲秋經筵班聽講。明年秋再預。因奏請著爲令。從之。六年。奏列曲阜知縣孔毓琚不職狀。毓琚亦訐以數事。勘有異辭。詔原勿問。而毓琚抵罪如議。八年春正月辛酉卒。賜卹典如例。著敏求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外集一卷。子昭煥襲。昭煥字顯文。乾隆十三年。上幸魯釋奠。酹酒孔林。並賜聖製詩以榮之。又賜聖製樂善堂全集。日知薈說。唐宋文醇。十三經廿二史。明年。頒清漢篆文一品三臺印。十五年。賜聖書孔子廟碑文墨寶。後屢因南巡幸魯。

皆不次疊賜墨寶圖籍不勝紀。四十一年平定金川。遣官告林殉賞。詣京謝恩。荷寵以郊勞禮。特命攜子入紫光閣宴。恩遇之盛。前古未有也。四十七年上疏乞休。秋八月卒子憲培襲。憲培字養元。四十九年。駕幸嶰里。温旨慰諭。訓誨讀書。賜聖製詩。釋奠禮成。賞賚有加。明年。幸太學。頒賜厚渥。五十五年幸魯。還屆八旬聖壽。先後賞賜倍渥。五十八年冬十一月卒。無嗣。遺疏以弟憲增子慶鎔爲嗣。襲封如初。（闕里志。）

孔繼涵。字體生。毓圻之孫。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戶部雲南司主事。篤於內行。（墓志銘。）與戴震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無不博綜。（墓志銘。）著有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釋數同度記。及水經釋地。紅櫚書屋詩文集。（墓志銘。）

顏光猷。光敏。光敷。並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光猷字秩宗。康熙十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刑部郎中。河東道鹽運使。著易經說義。光敏字遜甫。康熙六年進士。吏部考工司郎中。明律歷句股之數。著未信編。家誡。樂圃。舊雨堂詩集。南行日記。光敷字學山。康熙二十七年進士。翰林院檢討。提督浙江學政。光敷莊重。苦志讀書。好沈思。清操訓士。士感之。（顏氏族譜龍灣戶。李克敬曲阜三顏公傳。）

常生案。

家大人昔撰儒林傳一百數十人。乃集各書而成。將成時。卽出京總督漕運。後史館中據此爲底稿。略刪數篇。且不刪之人。于篇句中亦有所刪。然不刪者皆已定爲儒林傳。傳爲史館文。卽不得刊入私集。至于已刪者卽非史文。不妨削去儒林之名。而收入私集。故今檢稿集錄爲一篇。收入揅經室續集。又案漢書傳經皆著傳經各氏。如易有施孟梁丘。春秋有嚴顏左也。漢易荀氏虞氏之學。唐以來鮮有傳授。至惠氏始治之。及張氏惠言。始專治虞氏。而大明之。漢眷秋公羊氏。唐以來亦鮮其傳。至孔氏廣森始專治而大明之。故錄其序語。爲表章經學計也。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幷續題名碑記

兩廣總督。若明韓雍、王守仁、皆駐兵廣西梧州。而廣東肇慶、廣州、皆有行臺。嘉靖四十三年。總督吳桂芳。因東事重於西事。始移駐肇慶。以行臺爲署。握各營勁兵。爲兼顧之計。誠據形勝也。我大清乾隆十一年。總督策楞始常駐廣州。以廣州之行臺爲督署。肇慶之署爲行臺。臺中久無居人。堂室朽壞。數十年來更全傾圮。元來此。皆瓦礫場。惟石獅碑礎僅存矣。近年廣東全海肅清。內地安豐。廣西邊徼亦皆綏靖。元屬以簡閱東西官兵。往來肇慶。止宿於閱江樓上。念此間爲兩省扼要地。總督署雖移而兵不可移。各營將尙皆有署。乃總督於城中無一椽。非政體。道光五年。於舊基重建行臺。惟立門屏兩重。堂室兩重。取可以校武。暫駐而已。無多構也。復於堂西開馬射之埒。階上設步射之序。階下可練小隊。東南建帥字旗。修復城南礮臺。庶幾體制得宜。而往來均便。且重兵所在。當務其本也。堂前題名碑。自乾隆九年後未續刻。爰

書列之以續前而開後焉阮元記

那蘇圖 滿洲鑲黃旗人由閩浙總督乾隆九年任 策楞 滿洲鑲黃旗人由廣東巡撫太子少傅乾隆十年任 碩色 滿洲正黃旗人由河南巡撫乾隆十三年任 陳大受 湖南祁陽人進士由吏部尚書太子太保乾隆十五年任 阿里袞 滿洲鑲黃旗人由兩湖總督乾隆十七年任 班第 蒙古鑲黃旗人由兩江總督乾隆十八年任 楊應琚 奉天正白旗人廕生由廣西臨桂人進士由東巡撫乾隆十九年任 陳宏謀 由江蘇巡撫乾隆二十三年任 李侍堯 漢軍正藍旗人廕生由廣州將軍乾隆二十四年任 蘇昌 滿洲正藍旗人監生由兩湖總督太子太保乾隆二十六年任 李侍堯 由兩湖總督太子太保內大臣乾隆二十九年再任 楊廷璋 漢軍鑲黃旗人監生由工部尚書乾隆三十年任 李侍堯 由武英殿大學士昭信伯乾隆三十二年服滿回任 楊景素 江蘇江都人監生由山東巡撫乾隆四十二年任 桂林 滿洲鑲藍旗人廕貢由四川提督乾隆四十三年任 覺羅巴延三 滿洲正紅旗人生員由山西巡撫乾隆四十五年任 舒常 滿洲正白旗人由兩湖總督乾隆四十九年任 富勒渾 滿洲正藍旗人由刑部浙江仁和人進士由廣東巡撫乾隆五十一年任 福康安 滿洲鑲黃旗人由 御前大臣太子太保 勿辦大學士閩浙總督乾隆五十四年任 長麟 滿洲正藍旗人進士由浙江巡撫乾隆五十八年任 朱珪 順天大興人戊辰進士由廣東巡撫乾隆六十年任 覺羅吉慶 滿洲正白旗人由浙江巡撫嘉慶元年任 倭什布 滿洲正白旗人由山東巡撫嘉慶八年任 那彥成 滿洲正白旗人己酉進士由陝甘總督嘉慶十年任 吳熊光 江蘇昭文人休寧籍舉人由直隸總督嘉慶十年任 百齡 內務府正黃旗漢軍壬辰進士由山東巡撫嘉慶十四年任 松筠 蒙古正藍旗人由兩江總督嘉慶十六年任 蔣攸銛 漢軍鑲藍旗人甲辰進士由浙江巡撫嘉慶十七年任 阮

元　江蘇儀徵人。己酉進士。由太子少保兩湖總督。嘉慶二十二年任。

英清峽鑿路造橋記

廣東英德清遠兩縣峽江爲各省通行之要路。自宋嘉祐六年。轉運使榮諤始開峽山棧道。明嘉靖四年。府判符錫曾修。十五年兵備道吳憲復加修治。國朝康熙初元。平南王重修。歷今百有餘歲。蕪圮極矣。行旅負緤之人。陟傾厓。絙危棧。援竹木。厲水石。莫不履險而畏其隕也。道光五年。元議修通之。乃於閱兵韶州時。往來親督勘丈于三百七十餘里之中。分爲南中北三段。南段自清遠縣白廟起至英德縣細廟角止。元率鹽運司翟公（名錦觀）督鹽商治之。中段自英德縣大廟峽起至新旺汛止。上駟院卿督理粵海關達公（名遠三）率洋商治之。北段自英德箭逕山起至彈子磯止。廣東巡撫成公（名格）率南韶連道衍公（名慶）治之。凡平治道路二萬四千四百餘丈。修造橋梁一百四十五處。鑿厓石。疊棧級。伐竹木。六年秋。工始畢。用銀四萬九千兩有奇。每年冬查勘修補一次以爲例。時元將往滇池。書此以記其歲月工段。待後人視此程式耳。

例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蘭汀林公墓表

公諱閎字苑西號蘭汀江都人贈榮祿大夫浙江巡撫乾隆癸酉舉人閩大田令梅谿公第五子也梅谿公父諱文璉爲高郵大學士王文通公之孫壻蘭汀公繼配亦文通公之元孫女也公幼秉祖父詩禮之教敦孝弟之行補江都學生屢試高等補廩膳貢成均善屬文尤長駢體亦善行楷書與兄霏崖公幷以詩翰名于時年五十有四卒詩載淮海英靈集江藩詩徵元配吳安人早歲卒繼配王安人有大家禮範以勤儉相夫生子悅曾怡曾悅曾有痼疾怡曾幼得母教讀書能文補江都學生復祖父之業孝養節母援例受州同知職故公例贈儒林郎配例贈安人王安人壽七十族戚共稱觴爲祝遽以疾終道光五年冬卜合葬於揚州西山添丁橋北左之原阮元爲公外甥怡曾屬元表墓公生於乾隆己未年卒於壬子年吳安人生於乾隆辛酉年卒於甲午年王安人生於乾隆丙子年卒於道光乙酉年怡曾生子榮慶華慶富慶

平樂府重建至聖廟碑記

平樂府治背山面川峯巒秀發宋元學宮在城外明遷城外鳳凰山麓國朝順治康熙再修建百餘年多就傾朽道光二年知府唐鑑倡議重建知縣常煜佐之于是各邑紳士奮興從事鉅工乃集改舊正殿爲大成門而升建正殿于後山高處是以基廓而地爽輪奐崇焉大成殿崇三丈七尺有五寸廣六丈輪四丈五尺臺廣三丈九尺輪三丈六尺兩廡崇丈八尺左名宦祠右鄉賢祠改舊尊經閣爲崇聖祠左尊經

閣右昭文閣以舊啓聖祠爲明倫堂泮池門壁皆徹新之道光三年工既成九月壬午奉　聖賢主入廟元適以簡閱官兵來西省丙戌至平樂官士以修廟事告元入廟拜瞻敬且喜焉夫修建至聖廟乃官吏紳士職誼當爲之事無所爲譽惟是時天子承平敷政四海乂安兩廣疊出三元會元狀元科名鼎盛元之至此官稱士民之安仁而好義士民愛戴長官惜其去也留之思之自元發兵搜山賊之後各邑民能以保甲自聯安靜無警逮歲農田豐熟是可慰矣今而後文官廉明以養民武官治兵以衛民士讀經史敦孝弟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凡事皆當質諸廟中　聖賢而不悖以明其道豈以新廟貌翼而計其功哉官士請記其事爰書付紳士汪呈玉關士馨李直等勒于石

南昌府同知壁堂徐君傳

君姓徐名聯奎字壁堂號訥齋浙江山陰人先世由奉化遷郡城遂入籍祖禹謨父宗元博涉經史有文學以鹽大使借補縣丞罷官歸授生徒以自給君少力學督學于文襄公拔第一入學試輒高等督學雷公鋐竇公光鼐皆賞拔之食廩餼舉優行中乾隆乙酉科舉人丙戌科進士引見以知縣即用授江西東鄉縣知縣巡撫吳公紹詩知君名即擬調南昌縣君以資淺辭歲餘終以人品端方才猷練達奏調之乾隆三十六年擢南昌府吳城鎮同知四十一年丁母陳憂四十三年服闋江西巡撫奏取督辦堤工四十五年補宜德鎮同知大計卓異保薦四十八年調南昌府同知四十九年以俸深部推陞湖北鄖陽府

知府。俄因事連累落職。君爲同僚分謗。絕口不辯。恬然歸田。不再仕矣。君少孤。得母教。堅苦力學。文律深細。無所不到。入學後。迺出佐司道府幕。以其資供孝養。是以吏治明于未官時。及官首縣同知。凡省中重案。多委君審之。大吏章奏。亦每就君屬其稿。故君以一同知歷署吉安瑞州建昌南康南安袁州各府事。而署撫州九江府者再。蓋君之德與才。有爲列郡守所遠不及者。乃甫陞一守。卽不復仕。命也。君雖精于吏事。而不輕定讞。秉燭披牘。夜分無倦。所至書大堂楹曰。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其聽訟皆以平心易氣。及人所不經意處。得之。東鄉民甲與乙爭山。對簿呈契。君曰。僞耳。焉有雍正年書券而預避乾隆年御名者。永豐生員甲誣乙侵其地。擅毀乙屋。久不理。君詰其據。甲以族譜家塾八景圖說爲證。君曰。圖內有大江環左小江遶右之語。大小江亦爾家所有乎。且滕王閣詩序有衡陽之浦。若藉辭管地。則湖南爲江西所屬矣。星子民斧荒山柴。村人謂其竊墓樹毆之。民以斧傷村人手。縣令以罪人毆所捕人折傷擬絞。君驗契量地。地浮二畝有奇。斧柴者官地也。減其罪。廬陵民捕獸。置窩弓斃行人。縣令謂已如例設望竿及抹眉索。免其罪。君詢民望竿何物。抹眉索何狀。民無以應。蓋縣胥教之也。論以罪。臨川民李某寓宜昌時。方捕逃兵李某官以其姓同執之。擬斬。李某訴原籍實臨川。父母故。惟伯父存。湖北移江西。其伯父畏累。稱無姪。君迹得其父母墓碑名氏合。移覆得免死。興安生員之子婁婦。嗔丐者強索食。毆斃之。辭未定。生員死于獄。子告縣令枉其父。曰丐死在前月某日。婁婦在後月某日。君檢舊時憲書。後月日不吉。前月

日吉。出書示之。詐乃破。上猶民婦曾某氏。夫久出。見河有腐屍。遂控素有仇之廖某斃其夫。獄久不定。君取死者遺物歷檢之。于荷包中得典票字。曰中姓物。知死者姓鍾。寫典票者皆省鍾爲中也。南昌民有殺人于家者。家止夫婦恃無證。堅不承。君步至其家。搜得男子履四。二大二小。訊有甥同居。拘其甥鞫之。悉得其殺人狀。樂安民甲與乙鬥。甲迎面倒拉乙髮辮。乙擠甲腎死。屢伏屢反。君鞫之。伏如前。然料其必再反。驗乙髮脫其半。詰曰。脫髮安在。乙曰。獄中薙髮者梳取矣。詰薙髮人及禁卒。語相符。遂不復反。其他摘奸發伏。盡心無寃者。多類此。君服官廿餘載。所至興利除弊。治莠安良。修舉普濟育嬰諸堂。澤及枯骨。去官之日。百姓每奔走哭送。官南昌時。圩堤圮于水。君躬勸富戶修築。有漳湖者皆貧農。君捐俸爲倡。市賈從輸。得錢兩月工竣。萬畝賴之。學宮圮。苦建費逾萬。君倡修。上官難之。君具牘請曰。所虞捐工之弊有三。官侵吏撥。董事不實也。今某尙堪自問。亦頗見諒于士民。吏胥不涉手。董事選得人。必無害。令下。士民樂輸。工成焉。君素廉儉。居官如寒士。官俸外不名一錢。罷官後無以自給。尙以章奏幕應聘。如秦晉豫皆至焉。元任浙江巡撫。初致之幕友不合意。次年訪知君在山陰。乃禮聘君。君亦慨然許相助。凡治漕治災賑治倉庫。治海盜。多得君之益。且是時元年方三十七。君年已七十餘。每從君問舊事。論世務。多聞老成閱歷之言。元去浙後。巡撫清公安泰蔣公攸銛亦皆延致之。君年六十後始舉二子。曰之瓚。曰寅。皆生員。道光二年卒于家。年九十有三。誥授奉政大夫。乾隆五十五年萬壽恩賞復原階。所著有筠心堂詩古文。蘭

亭志。熙朝颺言錄。暢風軒隨錄。宦篋偶存。西江政略。關中紀要。中州陵墓錄。晉陽陵墓錄。各若干卷。

高郵孝臣李君傳

李君諱惇。字成裕。又字孝臣。先世蘇州人。遷揚州高郵州。祖父皆以州文學力行善事。司普濟育嬰堂。盡其力。施藥救病。節衣食爲之。君幼讀書。穎異。七歲卽知解經。有神童之目。十二歲孤。既長博極羣書。尤邃經傳。與同里賈君稻孫、王君懷祖同力于學。與化顧君文子、任君子田、寶應劉君端臨、江都汪君容甫、歙程君易田皆學術醇疵。極一時之盛。君以品行爲立身定命之本。事母孝。侍疾居喪皆盡禮。貌質直。寡言。惟講學則盡其辨。乾隆丁酉試拔貢。學使謝金圃侍郎屬意焉。及試期不來。詰之。則前一日賈君稻孫卒于泰州試館。君營棺斂事。竟不赴試。學使歎曰。李生以博學名。而敦行復乃爾。誠今之古人也。己亥中式舉人。庚子會試中式第二。學使彭芸楣侍郎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經學。乾隆五十年。年五十一。以疾卒。子培紫。培碧。培黃。降服培青。君所著書。有羣經識小。左傳通釋。古文尚書論。毛詩三條辨。渾天圖說。讀史碎金諸書。而識小八卷。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事事精確不磨。發前人所未發。元已刻入皇清經解。

碧雞臺記

雲貴總督駐滇池之上。節院寬敞。東有宜園。古木時花。爲城中勝境。登東北山臺。已見金馬諸山、松嵐疊

翠矣。而滇池北濟及碧雞諸山。皆在西南。不能見也。昔署西南有高樓。登之可以望。西南樓久圮。道光六年。余初到滇。子福構木臺以復其境。今四年矣。木漸朽。遂徹之。而遷其臺于署西北隅。廢圃澹泉西南七丈許。臺以七千土墾疊成之。縱橫上下皆一丈三尺。工樸用省。成之甚易。臺腹以梯旋而上。臺上又立四壁。爲八尺之瓦屋。寬其西南窗。使全攬碧雞玉案諸山之勝。遠眺滇池。近挹華浦。碧雞關戍。如在几案。太華諸寺。隱現于華山之麓。朝霞暮靄。風雲變幻。殷雷快雪。凍雨皓月。皆可于臺上收之。舟帆往來。耕犢出入。春稼秋穫。星回火節。亦皆可于臺上遇之。臺成。招幕中賓客落之。議所以爲臺之名。昔李贊皇帥蜀。建籌邊樓。而邊壘一新。然其時滇境非其所有。土番內侵。維州偶降。復陷衆戮。豈若我大清德威外薄。凡韋忠武李贊皇所焦思竭力遠阻近逼之地。今皆宴然爲郡縣。西南外夷如緬甸南掌交阯。皆奉表入貢。攸服奔走。余以衰老腐儒。奉使持節坐鎮之。而不必有所更張設施。惟以崇國德威休養民生爲事。所以政簡身閒。得與賓客登臺。興復不淺也。又安用侈其名而矜之乎。則名之曰碧雞臺可已。